

宋代文学史

國文辭史叢編



陳子展著

作家書屋刊

陳子展著

中國文學史叢編

宋代文學史

作家書屋刊行

「中國文學史叢編」源溯上古、迄於晚清，並附現代。——「宋代文學史」爲本書之一卷。

目 錄

一	說到宋代文學	一—六
二	古文運動之復興	七一—三三
三	宋代詩人 上	四—六九
四	宋代詩人 下	七〇—一一〇
五	宋代詞人 上	一一—一三三
六	宋代詞人 下	一二四—一五四
七	宋代平話	一五五—一八四

一 說到宋代文學

宋代武功不及唐代之盛，文化却是可以上繼唐代的。「宋史、藝文志」說：「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攷其治化之隆污，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這種議論雖出自表章道學的史家，也還有幾分近似。因爲單就道學而言，正不妨如「宋史、道學傳序」所說：「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宋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這就是說，宋儒之學直接孔孟之傳，漢唐的經生儒者都不足齒數了。單就這一點說，宋代還有超過唐代的地

方。再就文學說，因爲宋儒好講道學，文學也染有極濃厚的道學色彩，甚至把文學視爲道學的附庸，作爲傳道的工具，而有所謂文以載道之說。韓柳一派所倡的古文，本來到了五代而中絕，但到了北宋而復興，而且史家論到宋代文學也往往只特提古文了。如「宋史、文苑傳序」所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尙，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尙文端在乎此。太宗、眞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不錯，北宋的古文家歐王蘇曾誠然可以上繼唐代的韓柳。至於說到宋代文學的所以很盛，以爲是由於創業垂統之君在政略上抑武尙文的結果，也並不悖於史實。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就一代文學的

總成績而說，宋代文學還是不及唐代之盛，不但宋代詩文跳不過唐代詩文的範圍，而別有新的特殊的成就；便是宋詞較之晚唐五代本來可說是變本加厲，繼長增高了，究竟還是不能作為一代文學的主體，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這也難怪，唐代是中國民族在漢朝以後的第一個全盛時代，宋代是中國民族在六朝以後又一個三百年不斷被邊裔部族侵略而且終至滅亡的時代。因此，為民族精神所寄的文學，隨着時代環境而有許多差異之處，自是當然的了。

隋文帝的遺詔說：「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亂相尋，年將三百。」原來中國民族經過三百年和邊裔部族戰鬥的結果，到了隋文帝以至唐太宗，得到完全勝利了，中國也統一了。邊裔部族能和我同化的已同化了，不能同化的已趕開去了。所以「唐書、地理志」說，「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是中國民族自漢以後的又一個全盛時代。但經過安史之亂，唐室日益衰微，

到了晚唐五代，北狄西夷猖獗起來了。不但北狄契丹時爲邊患，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君主也是所謂戎夷或蕃人異種。直到宋太祖耀國，平定了荆南後蜀南漢南唐諸小邦；太宗繼起，降服了吳越，討滅了北漢，中國才又漸歸統一。中國民族才又稍稍抬頭。所以「宋史、地理志」說：「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太宗原想討伐契丹，收回故土，可是不能做到，高粱河之敗，倒被斬首萬餘級。契丹改國號爲遼，遼衰而金又勃興，同時西夏也很跳梁。金既滅遼，轉而侵宋，徽宗欽宗先後被擄，北宋就完了。康王構繼位，建都臨安，是爲南宋。南宋時代，金夏之外，後又添了蒙古一大敵人。蒙古滅金，滅夏，改國號爲元，旋又滅宋，南宋也完了。總之，趙宋一代，三百年間，（九六〇——一二七八）不斷的受着邊裔部族的威脅和侵略，自始卽無力反攻，而且至於無力自衛，只有屈辱乞和。乞和的結果，只有納幣，割地，稱臣稱姪；最後乞和也無效，就只有削號投降，或投海殉國了。明季蒙正發「三湘從事錄」有章曠的一詩道：「肝膽堅

移谷，頭顱贈枕戈；讀書養宋史，到底不言和。」唉！宋人對邊裔部族忍辱乞和，恃和忘戰的結果，真可爲我民族子孫萬世難忘的教訓！總之，宋代是中國民族受邊裔部族侵陵，由不斷的屈辱而終至亡國的一個時代。宋太祖開國，鑒於唐代藩鎮之禍，矯枉過正，輕武重文，養成中國民族文弱之習，固然是「一錯誤」；同時我們要知道以農業國家的文化，愛好和平的文化，去和游牧民族的武力，愛以劫掠爲事的武力相周旋，如果自己不能特別奮發自強，總是容易失敗的。南宋名將吳玠說：「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這是說中國民族的體力不如金人。金主守緒說：「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舉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這是說金人的馬力不如蒙古。「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宋史「車語」）宋人的馬力又不及遼金，更不及蒙古。宋人的體力和馬力均不如敵人，雖然武器勁利，戰術巧妙，還患不能戰鬥。何況「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張浚語）「攻討防

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李綱語）「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宗澤語）人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終於屈辱乞和而至於亡國了。宋代的武力不及漢唐之盛，夷狄交侵，而不能除凶雪恥，這是當時民族心靈上的一種大創傷。兩宋的學者夢想繼承周公孔孟的道統，往往鄙薄漢唐經生儒者的學問，似可視爲一種心靈上的自衛作用，民族心理的精神自衛作用。我以爲那時中國民族的許多優秀分子，爲異民族所壓，而又不甘屈服；既不能面對現實，動而爲英雄爲豪傑，乃避開現實，靜而希聖希賢，道學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發展起來的。多謝凶暴粗獷的敵人！同時這一時代的文學大都蒙受了道學的影響，這在我們講到宋代文學的時候應該不至忘記的了。

二 古文運動之復興

這一時代的文學與道學的關係最密切的算是古文，因為古文運動是和道學運動同時並起的，甚至可以說，道學是這一時代學術思想的主潮，古文只算是它的支流而已。我在「宋元學術史」宋學之先驅」一章裏，指出宋學先驅者之所嚮凡六：一、尊孟韓以立道統；二、開佛老以明正學；三、抑詩賦以救文敝；四、重事功以備世急；五、倡師道以崇教化；六、務篤行以重實踐。其中抑詩賦以救文敝一項，就是說的道學先驅者的古文運動。今錄於此：

當時學者以詞賦爲吾道之大患，視同佛老而非之，不遺餘力。孫復曰：「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淵奧者百無一二。而非徒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與范天

章書」一殆以士習詞賦，止於干祿，其所求者，聲之宮商，語之駢儷，而無益於道，明之不如已也。孫氏又曰：「文者道之生也，道者教之本也。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修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銘箴解詁之類，雖其道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一答張洞書）此闡明文與道之關係。陳襄曰：「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王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入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墮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一與顧臨）因溺詞章而昧禮義，輕經行，正石介之所謂悖理害教者也。石介嘗與人書曰：「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陟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兢兢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

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一）答歐陽永叔書（一）彼以楊億淫巧浮僞之言，視同佛老妖妄怪誕之教。或謂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闢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爲所怪也。其實，石介正以楊億劉筠一派浮靡之文，其悖理害教與佛老同。故其言又曰：「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造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刻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盡傷聖人之道。」

；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怪說下」）其時眞宗嘗下禁文體浮豔之詔。「呂氏家塾記」曰：「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於是新近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吾人於以知當時之術道運動與古文運動實有分途並進之關係。石介門人何羣嘗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莫甚於賦，請罷去。石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於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何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其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何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羣可謂不愧於其師，

而能夠其道者。其實文不必賴道以存，道則恆賴文而顯。顧維當時諸儒之意，以爲文與道有依存莫分之關係，卽道喪而文益敝，文敝而道益喪。衛道運動適與古文運動並起，從事衛道運動之人同時亦爲從事古文運動之人，此爲至堪耐人尋味者。……周敦頤云：「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字而已者陋矣！」此亦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又云：「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子通書）其言道言文雖分本末先後，同時亦有道文爲一、善美一致之意。而其文以載道之說爲後來古文家所祖述，蓋以其言出自道學家之權威，莊生所謂重言，足以取重於古文家也。

孫復，（九九二——一〇五七）石介，（一一〇一——一〇四五）陳襄，（一一〇一——一〇八〇）周敦頤，（一一〇一——一〇七三）都是道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他們的古文運動只是道學運動的一部分。當時的古文運動得道學的先驅人物參加而聲勢愈盛，這是我們不可忘記的。單論文人的古文運動，就算柳開穆修尹洙爲先驅人物了。

柳開，（九四五——一〇〇一）字仲塗，大名人。以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肖愈，一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更改名字，以「開聖道之塗」自命。嘗作「東郊野夫」「補亡先生」二傳，自述甚詳，「鐵圍山叢談」說他在陝右做刺史，喜歡生吃人肝，爲鄭文寶所劾，幸賴徐鉉救了他。不料這位自許「開聖道之塗」的先驅者竟會吃人！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他把文與道牽在一起，比道學家早。又說：「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令人難誦讀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長短，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

古文也。」（「序書」）其實，他的文章還是不免辭藻言辭的毛病，他還脫不了中唐晚唐之間所謂「雜文」的習氣。同時范杲作文也是「深僻難曉」，不過他的集子不傳了。只有王禹偁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見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他的理論和實踐一致，所作散文，古雅簡淡。范杲高錫梁周錫和柳開齊名，一時有「高梁柳范」之目。柳開既有許多同調朋友，而且他的古文一傳而為張景高弁，再傳而為石延年劉潛，可見他開的這條路，他曾親見有許多人在走了。他的「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穆修，（九七九——一〇三二）字伯長，鄆州人，祥符二年進士。初授秦州司理參軍，以直為通判秦應所誣稱，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文學掾。明道元年病卒；享年五十四，和柳開同。修受數學於陳搏，先天圖之竄入儒家自修始。邵和溫「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募工鏤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大約穆修學古文，是遠師韓柳而自得之。他說：「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兩代之氣，中間稱得

李杜，其才始用爲盛，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文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歸於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贊唐德於聖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歟！」（「唐柳先生文集後序」）可以想見他對於韓柳的嚮慕。又說：「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文辭不置耳目。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關於富貴。」（「答喬適書」）可以想見那時從事古文運動要遇到怎樣的困難。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穆修獨肯從事古文，他真是一個豪傑之士！「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有「四部叢刊」本。史稱「修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張知白守亳，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

，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用浮屠爲佛事。」做古文不難，要像這位古文家有這樣剛正的人格就不容易了。

尹洙，（一〇〇一——一〇四六）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授絳州主簿。以薦爲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兼領涇源路經略公事。以爭水洛城事，移慶州。復爲董士廉所訟，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六。所著「河南先生集」二十八卷，有「四部叢刊」本。其文古峭勁潔，一洗五代浮靡之習。他說：「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世而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弊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所敗而自信其守也。」

；惟無弊，然後能窺見至隱而極乎理也。情之理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於明。純與明，是乃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古，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志古堂記」）這和柳開說文「由乎心覺而出乎口，」王禹偁說「文，傳道而明心也，」提出一個「心字，恰恰相同。本來文章的風格和作者的人格常是一致，所以文人心性的修養，人格的修養，不妨說是比文章的修養更爲重要。邵伯溫「聞見錄」稱「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同驛，命歐陽修及尹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五下字；修服其簡古。」又稱「修是「偶得」之文，及宦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可見歐陽修作古文曾受尹洙的影響不小。但歐陽修自己說：「於文得尹師魯探明復，而意猶不足。」又所作「尹洙墓誌」，僅稱其「簡而有法」，似於尹洙不無微辭，而他所佩服的是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他爲「蘇學士集」作序，說是「子美齒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後。」原來宋代古文運動倡於柳開穆修，尹洙蘇舜欽繼起，到了歐陽修，這一運動就大告成功了。

歐陽修少時家在漢東，從州南大姓李氏得到「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他因熟讀這部殘破了的韓集而有志於古文。舉進士及第後，又與尹洙孫復蘇舜欽諸人交游，更足以堅定他學古文的志願。他說：「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孔孟邈邈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愈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書舊本韓文後」）他從少年起就這樣嚮慕韓愈，到老不衰，他在古文上的造詣和韓愈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可見不是偶然僥倖得到的成功了。他說：「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與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

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答吳充秀才書」）

（他以爲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那末，如他所說，要學文就先要學道了。這可代表他中年以後見道之言。他死了以後，其子發等「先公事跡」云：「嘉祐二年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尙，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伴圖，禹操畚插，傅說負版築而來築太平之基之說。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誕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擄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他因知貢舉而操天下文柄，卽借政治力量提倡復古，改變當時僻澀怪誕的文體，北宋古文運動到他纔算成功，門下士如二蘇曾王都是在他的影響之下而出頭的古文作者。蘇洵也曾受過他的獎借而極推崇他。所以我們不妨稱他爲趙宋一代文學之父了。

蘇洵，（一〇〇九——一〇六六）「上歐陽內翰第二書」說：「自孔子沒百有餘

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闕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老蘇言外之意不難推想是把孟荀楊韓四子的文統推給歐陽修。還有蘇軾「上梅直講書」說：「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也說：「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惟韓退之一變復古。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可見三蘇都把歐陽修上配韓愈，繼承文統。其實，歐陽修自己論文也常有「不得其人」之歎，隱然以文統自任。李廌「師友談記」說：「東坡常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於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可見歐陽修既把文統傳給蘇軾，放此人出一頭地；蘇軾又想把文統傳給蘇門幾個文人。

陸游「老學庵筆記」說：「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因爲三蘇文章長於議論，所以南宋士子大家摹擬，以備程試之用。就是蘇門幾個文人的文章也爲當世所重，有一蘇門六君子文粹」流行一時，相傳這部書是陳亮撰集的。老蘇好縱橫家言，以權譎自喜，子瞻子由也不免這一習氣。子瞻謂「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倡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子由則謂「子瞻之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子瞻自謂「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子由「上韓文尉書」，自謂「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瀟灑

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他做父子兄弟的文章是偏於陽剛之美的。和歐文偏於陰柔之美的顯然不同了。

歐蘇而外，曾王也是大家。曾鞏（一〇一九——一〇八三）字子固，南豐人，官至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五。所著「元豐類稿」五十卷，有「四部叢書」本。史稱其「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上。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他的「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云：「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絜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躋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他也推歐上繼孟韓文統。他的「與王介甫論古文書」說：「是道也，過千載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可見曾王互相推許，也以繼承文統自任。正不讓於歐蘇。不過王安石是大政治家，論文不離

政治，主張適用。他說：「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又說：「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上人書」）和他同時的司馬光也說：「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弘辯也。」（「答孔文仲司戶書」）王雱在政治上的主張大不相同，論文却是近於一致。當時還有一個政治家李覲（一〇〇九——一〇五九）也說：「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李覲王安石論政主張功利，論文主張適用，而且以爲文不離政，這和歐曾論文側重道，三蘇論文側重文，可謂三說鼎立了。

總之，我們要知道歐陽修是韓愈以後第一個古文大師，他領導了這一時代的古文運動，三蘇曾王都是在他領導之下成功的古文家。至於司馬光（一〇一〇——一〇

六八）宋庠（九九六——一〇六六）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劉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劉攽（一〇二二——一〇八八）雖與歐陽修同時，於當時的古文運動多少有些助力，可是他們都是深通史學或經學的學者，不必爭什麼文統道統。二劉博學，文傲公穀禮經，大劉還會譏笑「歐九不讀書」。二宋最長館閣之作，正像前代燕許大手筆。小宋「撰新唐書」，雕琢剗削，艱深奇險，可算「難史」，但事繁文省，却是長處。這部書和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同為歷史名著，而又具有文學價值。通鑑雖偏於政治一方面，只算帝王宰相歷史教科書，但他貫串十七史，已具通史規模，這是中國史學上一大鉅製。僅就文學而論，也是後來許多文人誦習的書。從此以後，史書而有文學價值顯然投給文壇上以若何影響的就絕少了。

司馬二宋二劉以及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諸家的文章固然不必摹倣孟軻韓愈，競爭文統；李觀就大膽宣言他和那時摹倣孟韓的古文家不同。他說：「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為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古文數

十篇，弄南朝北，染舊作新，盡可爲文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觀之施爲，異於是矣。○「一答著作書」讀古文幾十篇，便成名士，他這話罵得何等刻毒！自柳開以至歐陽修，在這一時期的古文運動中，難免不有這種人物。自然，我們不要忘記李觀是那時一個有眼光有抱負的思想家政治家。

到了南宋，道學運動臻於極盛。古文運動就已衰落了。只有陳亮（一一一四—一一四三—一一九五）葉適（一一一五〇—一二三三）可算是有眼光有抱負的思想家政治家，可以上配北來的李觀王安石。他們都自負有經濟才，作爲文章，藻思英發，才氣超邁，尤其是陳亮敢談國事，議論風生。他曾有一次被譏不軌下獄，打得體無完膚。幸賴孝宗皇帝，不算是壓迫言論，殘殺文人的獨夫民賊，說是一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赦免了他。他和朱熹爲友，議論却不相合。朱子勸他放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並告訴他：「凡真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冰上履過去。」他有一次「上孝宗書」說：「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

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顯然是諷刺朱熹之流。他又曾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析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碎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樹，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這也是對朱熹一派儒者說的。他的文章才辯縱橫，不可控勒。他上孝宗四書及中興五論，都是名篇。他想做一位民族英雄，可惜不得志，只得終於爲學者爲文人。葉適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長」）又說：「爲文之道，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卽僅蠶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陳亮爲文持論，也正是大都爲益政教，而看重自家物色的。葉適著「水心集」二十九卷，有「四部叢刊」本。陳亮著

「龍川文集」三十卷。有「國學基本叢書」本。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和呂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也是朋友

。呂祖謙學問廣博，文章閎肆。有「東萊集」四十卷。朱熹之文原本六經，醇正深厚，可追北宋歐曾，然爲道學之名所掩。他以為文不必著意去學。「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朱子語錄」下同）他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這是說文不可離道，文與道須一致。又說：「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字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溢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以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這是說明道，力行，與爲文須一致，理論更完備了。「晦菴先生朱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日錄二卷，有「四部叢刊」本。我們綜論南宋古文，當推朱呂陳葉爲四大家。

他們的文章，好說心性理欲王霸義利一類問題，可見當時道學在學術上勢力之大。

這裏，要附帶說到宋代駢文了。

容齋三筆說：「四六駢儷於文章爲至淺近，然上自朝廷命令諸冊，下面縉紳牋書祝疏，靡不用之。」可見宋代古文雖盛，但是公私應用文字，仍然多用駢文，因爲這是官僚政治最好的一種裝飾。宋初徐鉉（九一六——九九一）最工駢文，李後主死，太宗詔鉉撰「神道碑」。碑文中說：「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墨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說：「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近成功；偃王躬仁義之師，終於亡國。」能存故主之義，措詞極爲得體。鉉爲文往往執筆立就。嘗說：「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有「騎省集」三十卷。楊億（九七四——一〇二〇）詩文俱宗法義山。田况「儒林公義」稱：「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號楊」

劉。』有一武克新集』二十卷。他如夏竦（九八四——一〇五〇）巧伎，謝宿（九六——一〇六七）廢直，王珪（一〇一九——一〇八五）阿諛，立朝人品不同，工爲朝廷典爛之文則一。夏有『文莊集』三十六卷，胡有『文恭集』五十卷，如王有『華陽集』六十卷。總之，在北宋古文運動復起的時候，駢文也有復振的趨勢，學者如二宋最工駢文，前面已經說過。宋祁修『新唐書』刪除駢文，但其館閣之作還是用典麗的駢體。司馬光先後除翰林學士及知制誥，均以不能爲四六辭，強之乃受。其實則他的『傳家集』中也還是偶有四六。歐蘇王曾的公牘文字也大都用駢文。不過他們究竟是古文家，所作駢文往往參以古文之法，運以單行之氣，和齊梁色彩不同，和燕許大手筆也不同。這種文體原是陸宣公奏議開其端，孫奭他們就更敢文筆，或者竟以古文爲駢文了。這是宋四六的一種特色。例如蘇軾之『常州居住表』發端云：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盛，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

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

他的一篇「上皇帝書」也是如此，雖用駢文，意無不達，可惜太長，不能引用了。又如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云：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敍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士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絲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中教訓練，又不

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黷廢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彊。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北宋四六散文，就這兩個例子可見一斑。南北宋間以駢文著名者，有汪藻（一一〇七九—一一一八）孫覿（一一〇八—一一一六）蔡絛（一一〇八—一一一四）洪适（一一一七—一一二四）以及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一三〇）樓鑰（一一三三—一一四〇）李劉（一一三三—一一四四）諸人。汪藻「浮溪集」中代言之文，曲盡情理，讀者感奮，論者以比陸贄，推爲詞令之極則。如「隆祐太后手書」中云：

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與；徽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

又「馮部昌書詞」云：

雖天奪其衷，坐愚如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

又「遙賀太上皇」云：

帝堯遊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一卦，益見聖人。

措詞極爲得體，都是當時傳誦名作。至孫梅「四六叢話」譏他好用隔句對，及用長聯

，實則這也是宋四六特色，不僅汪藻一人如此。孫觀在朝在劾李綱，旋以賊獲罪，

又曾受金入女樂，阿附秦檜屈辱和金一紙；所作「韓忠武墓誌」詆毀岳飛，「万俟卨

墓誌」贊其能殺岳飛，頗有漢奸嫌疑。論者謂爲「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他的

「鴻慶居士集」還存在。「樓鑰」攻魏集「雖不免貪多務博之病，究竟饒有實學，勝於空

言，文多淹雅可誦。李劉所作，由其門人羅達吉編爲「四六標準」。後人作駢體箋啓

，真有奉他爲標準的。論者譏爲「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又他好用本朝故事。

例如：

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西賊聞之膽驚破；富弼上河朔十二策，北邊皆其手撫摩。

（「賀虞大參帥蜀啓」）

說戰場文，人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謝會舍人啓」）

夷狄問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字，祥此安歸。（「上衛參帥啓」）

南渡以後，四六好用本朝故事，不僅李劉一人，如周必大、洪适、王十朋、楊萬里

、真德秀、王邁、洪咨夔、劉克莊、方岳、文天祥諸人都是如此，成爲一時四六特

色。而且劉克莊作詩也用本朝故事了。趙翼以爲「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

李燾作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憑何撰述？可知日歷

寶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臣錄、筆談、遺事、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習

知本朝故事，故便於引用耳。」（「二十二史劄記」）這當然不失爲一種理由。同時

我們要知道宋代文學各方面也同具有一種革新傾向，要求有以異於前代，雖說沒有

什麼大業於前代的地方。古文駢文如此，詩詞也如此。下面要說到宋代詩人了。

二 宋代詩人（上）

論到宋詩，我們知道宋代詩人有所謂派別，而以江西詩派爲最著。江西詩派以外還有些什麼詩派？嚴羽說：「國初之時，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以己意爲詩。山谷用功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稱爲江西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江湖詩人多效其體。」（「滄浪詩話」）這是總論宋詩派別最早的一說。其後，元人戴表、袁桷、方回，清人宋犛、全祖望、紀昀，都曾論到宋詩派別，這里不便完全引用原文，只好列個簡表：

派別
說者

嚴

羽

戴

表

袁

桷

方

回

宋

犛

全

祖

望

紀

昀

宋		詩		派		別		名	
王黃州	樂天	西崑	義山	盛文肅 (未詳)	歐陽公	梅聖俞	聖俞	江西	魯直
白體	崑體	西崑	西崑	歐陽	梅堯臣	臨川	王安石	江西	眉山
白體	西崑	西崑	西崑	杜韓	蘇軾	蘇氏	蘇氏	江西	江西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江西	江西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江西	江西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江西	江西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江西	江西

表		稱	
備註			
滄浪詩話	洪潛甫詩集序		四靈、四靈、四靈
樓詩後	書湯西		四靈
詩序	羅壽可		
漫堂說詩		江湖	四靈、四靈、四靈
宋詩紀事序		方謝	
要四庫提		江湖	四靈

宋詩分派，其說不一，上表所列，可供參攷。近人陳衍「宋詩精華錄」卷第一案語說：「此錄亦略如唐詩分初盛中晚。吾鄉嚴滄浪高典籍之說，無可非議者也。天道無數十年不變，凡事隨之，盛極而衰，往往然也。今略區元豐元祐以前為初宋。

（西崑諸人可比王楊廬略，蘇梅歐陽可方陳杜沈宋。）由二元盡北宋為盛宋，王蘇黃陳秦晁張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龍標右丞也。南渡秦山簡齋尤蕭范陸楊為中宋，唐之韓柳元白也。四靈以後為晚宋。謝皋羽鄭所南輩則如唐之有韓偓司空圖長。『這是宋詩分期之說。陳衍分宋詩為初盛中晚，雖似勉強，却便敘述。我們論列宋詩，

也就略依時期先後和派別異同來說了。

首先要說到的，就是徐鉉、王禹偁。

會稽徐鉉徐鉉兄弟，都精說文學，有文名，鉉名更大。鉉字鼎臣，仕南唐三主，歸宋，官左散騎常侍，世稱徐騎省。馮延巳說：「凡人爲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銳。」他的詩頗似白體，語淺而有深致。我喜歡他的「寄外甥苗仲武」一首：

放逐今來瘴海邊，親情多在鳳臺前。且將聚散爲閑事，須信榮枯是偶然。蟬噪疏林村倚郭，鳥飛殘照水連天。此中惟欠韓康伯，共對秋風詠數篇。

王禹偁，（九五四—一〇〇一）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坐實錄直書，出知黃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所著「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殘本」七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古文學韓柳，詩學李杜。「贈朱嚴」詩云：「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他好讀道書，和杜以腐儒自命不同。他的

兒子說他的詩有和杜詩語意相類的，他喜而作詩云：「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自注：「予自謫居時，多取白公詩時時玩之。」他像是學杜不到，纔又學樂天的。「村行」一詩云：

馬穿山徑竹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峯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悵惘，村橋原樹似吾鄉。

這就是所謂效法樂天的王黃州體。正在西崑派盛時，他却愛好「韓柳文章李杜詩」，也可算是初宋文壇上開風氣的一個人了。

原來初宋文學沿襲晚唐五代的風氣，講究纖麗，有所謂西崑體。浦城楊億（九七四—一〇二〇）算是這一派的代表作家。當他官兩禁時，因取玉山冊府之義，編「西崑酬唱集」，錄他自己及劉筠錢惟演張詠丁謂等十七人之詩，凡近體二百五十首。他們的詩，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這里錄楊億「成都」一首：

五丁力盡蜀山通，千古成都綠耐濃，白帝倉空蛙在井，青天路險劍爲峯。漫傳

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臥龍。載勒銘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

楊億不喜杜詩，至目杜甫爲「村夫子」。其實老杜並不貧儉，楊億倒嫌繁富。後來解杜詩的人往往以杜詩字字有來歷，以詞采繁富求杜詩，好像中了西崑派的毒。所以陸游「老學菴筆記」中說：「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今古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爲工。如西崑酬唱集中詩何嘗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西崑體雖曾盛極一時，但不久便已衰歇。劉攽「中山詩話」云：「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搯撻至此，聞者慙笑。」可見當時詩壇風氣之一斑。石介作「怪說」痛詆楊億，眞宗至下詔書禁「文體浮豔」，這

都是西崑體盛行後引出來的反響。王禹偁已有意要改變當時的作風了，不幸早死；到了梅堯臣，「去浮靡之習于西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于諸大家未起之先。」（龔嘯澗）要算他是開拓宋代詩境的第一人了。

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字聖俞，宣州宣城人。初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引爲忘年交，互相酬倡。歐陽修與爲詩友，自以爲不及。他更加精思苦學，由是知名於時。先與蘇舜欽（梓州人，官至湖州長史）齊名，人稱蘇梅；後與歐陽修齊名，人稱歐梅。又因官至尙書屯田都官員外郎，人稱梅都官。年五十九卒。所著「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有「四部叢刊」本。他論詩好言平淡。如云：「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韻和晏相公」）又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歐陽修也服膺他的平淡之論。說是「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醢。」（「再和聖俞見答詩」）又他的詩多同情於貧苦階級，如「陶者」一首：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露泥，鱗鱗居大廈。

這首詩頗爲手工業者抱不平。再如「岸貧」「村豪」兩首：

無能事耕穫，亦不有雞豚。燒蚌蝦槎沫，織簑依樹根。野蘆編竹室，青蔓與爲門。稚子將荷葉，還充犢鼻褌。（「岸貧」）

日擊收田鼓，時稱大有年。爛傾新釀酒，包載下江船。女髻銀釵滿，童袍毳毳鮮。里胥休借問，不信有官權。（「村豪」）

他這樣寫貧農和地主，似乎不是沒有用意的。他如「田家」、「田家語」、「陶渠」、「小村」諸詩，都是爲農民貧戶呼籲之作。這裏再錄「東溪」一首：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砂石淨如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此詩三四的是名句，歐陽修最能欣賞此種。歐陽修說：「嘗嘗語余，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下，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影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韶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噪，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於言外乎？（六一詩話）歐公自以爲不及梅，當在此等處。歐公又說：子美命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命，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蘇舜欽詩如）哭曼卿（一首）

去年春風開百花，與君相會歡無涯。高歌長吟插花飲，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痛哭來汶莫，忍欲出送攀魂車。春輝照眼一如昨，花已破顏蘭生芽。唯君顏色

不復見，精魄飄忽隨朝霞。歸來悲痛不能食，壁上遺墨如棲鴉。嗚呼死生遽相隔，使我雙淚風中斜。

又「淮中晚泊犢頭」一絕：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這都可算是「滄浪集」中筆力豪雋之作罷。據陳善「捫蝨新話」云：「蘇舜欽稱平生作詩不幸被人比梅堯臣。」可見他的自負處。我們不必作蘇梅優劣論，只要知道蘇梅或歐梅同是當時詩壇上開風氣的人就是了。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自傳謂：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碁一局，而常置一壺，以吾一翁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廬陵人。初舉進士甲科，歷仕知制誥，知滁州、揚州、穎州，還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刑部尙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諡文忠。所著「六一居士集」都百四十八卷，有「四部叢刊」本。他是一個多方面的大作家，蘇

賦說他「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他又是一個開創攷古學，開創宋代疑經學派（其「毛詩本義」疑毛鄭）的學者。史稱「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他真可以說是宋代文學之父。他是熟讀韓集的，詩文都學韓，他却自許「廬山高」一明妃曲」等詩不讓李白。他還說：「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杜甫不可及，李白可及。」（「茗溪漁隱叢話」）可以想見他自負處。劉攽說：「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于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越飛揚爲感動也？」（「中山詩話」）不錯，歐詩也有超越飛揚的地方。我最喜歡他的一夢中作」一首：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陳衍說：「此詩當真是夢中作，如有神助。」又「贈王介甫」一首也極佳：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留連！

這不只是泛泛應酬之作，他自己的抱負，對後進的熱情，都很深摯的表達出來了。王安石在文學上的成就，果不負他的期望。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臨川人。晚居金陵，號半山。少好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而又精妙。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初擢進士上第，歷仕至度支判官，上萬言書於仁宗，主張變法。神宗立，拜參知政事，行青苗、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諸新法。但因守舊派的阻撓，新法失敗，罷相。再起爲相，封荆國公。年六十六卒，諡曰文。配食孔廟，追封舒王。所著「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有「四部叢刊」本。他在政治上自信力極強，文學上亦憂憂獨造。他的詩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峭處，實爲江西派的先驅。

。「滄浪詩話」說：「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蘇黃自己也都推重。「荆公暮年小詩」，甚至譽爲「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清澀生齒頰間。」（山谷語）「老溪漁隱叢話」也說是「荆公小詩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楊萬里就說是「讀半山絕句可當朝餐」了。今錄他的五絕數首於此：

離蔣山

出谷頻回首，逢人更斷腸。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殷勤將白髮，下馬照清溪。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雜詠二首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花開。
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蘇軾詩中的「五字最勝」，想是此種。再錄七言小詩幾首：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荊陵西面風塵慘，也有黃花一兩枝。

初晴

幅巾慵整露蒼華，度隴深尋一徑斜。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殘照野人家。

儵然

儵然三月春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悟真院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盡，山北山南路欲無。

書湖陰先生壁

卯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平夷如雪宿岡西。

鍾山即事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宋人好作六言絕句，王安石是這一詩體的最先成功者。錄其六言絕句二首：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

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跡都迷。

蘇軾看見了這詩說：「此老野狐精也。」因有和詩。陳衍說：「絕代銷魂，荆公詩當以此二首壓卷。」王安石論詩，推杜而排李，說李白的詩不離醇酒婦人。他自己作

詩好議論，好談佛理，有「凝寒山拾得詩一，還好集句。」夢溪筆談」云：「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台前人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其實，這只是一種文字遊戲，他的長處並不在此。只有他的暮年小詩纔真是從他同時和後來許多作家公認的他的長處。他該感謝他自己早年政治上的失敗成全了他晚年文學上的業績。連素來和他議論不合的蘇軾也不得不說，「荆公暮年詩始有合處，」寄與他以相當的同情了。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他和父洵弟轍（一〇三九——一一二二）都享文壇盛名，世稱「三蘇」。初試禮部，主司歐陽修看了他的文章，對梅堯臣說：「吾嘗避此人出一頭地。」召直史館，因反對王安石新法，出爲杭州通判。後因詩語訕謗下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時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又曾貶爲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再貶爲瓊州別駕。累官翰林學士，提舉玉局觀等職卒，年六十六，諡文忠。所著「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有「四部叢刊」本。他才高學博，也是一個多方面的學者。古文而外，兼工駢文辭賦；填詞寫字，都獨造一格。作詩最長於七言。王士禛說：「蘇文忠七言長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古詩選凡例」）實則他不僅工爲七古，他的七律以長古之氣運於偶律之中，亦有稟姚之勢，變化之妙，纔算是他的獨創處。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隴嘶。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來，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

海會寺清心堂

南郭子墓新喪我，西來遶屋尚求心。此堂不礙有靈洞，遊夢自觀隱澗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半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初到黃州

自笑生平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良外置，高人例作水曹郎。祇慚無補絲毫事，尙恐官家壓酒囊。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竊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再錄他的七絕幾首：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箏到揚州。（陳

衍云：寫夢中詩境甚奇。）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陳衍云：此詩有新思想，但非無人道過。）

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陳

衍云：後二句遂成爲西湖評。）

惠崇春江曉景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陳

衍云：毛西河並此亦要批駁，豈真僉父至哉，想亦口強耳。）

吏隱亭

從橫憂患在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總之，他的詩氣象壯闊，鋪敘宛轉。「呂氏童蒙訓」說：「東坡七言長句波瀾洪大，

變化莫測。「這話是不錯的。」甌北詩話「說：「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又說：「東坡詩放筆快意，一瀉千里。」這話也不錯。蘇軾好以議論典故爲詩，細事長語，說無不盡。詩人之義掃地，文人之詩抬頭。「歲寒堂詩話」「懷麓堂詩話」等書曾指摘過來。蘇軾於當時人詩頗不歐梅，自謂「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於古人詩獨喜陶柳，有「和陶詩」四卷。他說：「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與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書黃子思詩集後」），又說：「流轉海外，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答程全父書」）不錯，陶柳的詩雖說枯淡，可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腴，」正耐他玩味。蘇轍爲他作墓誌說：「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後山詩話「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得意處則似之矣，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我們由此可知蘇軾前詩雖自成一大家，爲北宋第一大詩人，而他的豪放處似李，怨刺處似劉

白，淡淡處似陶柳，却不要沒有來由的。我還以為歐陽修曾作「本論」排斥釋老，他却有許多見道之語，似得自釋老。他晚年特好陶潛韋柳的詩也不是沒有來由的罷。

蘇軾「答張文潛書」說：「僕老矣，使後人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又「與李方叔書」說：「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其寶，其獲蓋未艾。比來間關四方，更欲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他極力推重的張秦黃晁，即世所謂「蘇門四學士」，再加李陳，便為所謂「蘇門六君子」。六人中，李廌能文而不能詩，黃陳盛享詩名，而黃的詩名最大。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字魯直，洪州分甯人。初舉進士，歷官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國史編修官。後以章蔡論實錄多誣，責問，條對不屈，貶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卽日上道，投牀大睡，人以是賢之。知太平州，因與宰相趙挺之有隙，為喉除名編管宜州。嘗遊澧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自號山谷道人。

又過涪州，號涪翁，年六十一卒。所著「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史稱「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又以為他「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非規模唐調者所能夢見。」他的詩也以七言爲最工。尤長七律，今錄數首：

寄黃幾復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斬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池口風雨留三日

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遠山長雙鬢玉，身閒心苦一春鉏。翁從勞舍來收網，我道臨淵不羨魚。他日之間已成跡，莫留歸了讀殘書。

郭明父作西齋於穎尾請予賦詩

食貧自以官爲業，聞說西齋意凜然。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未嘗

終日不思穎，想見先生多好賢。安得雍容一樽酒，女郎臺下水如天。

答龍門潘秀才見寄

男兒四十未全老，便入林泉真自豪。明月清風非俗物，輕裘肥馬謝兒曹。山中是處有黃菊，洛下誰家無白膠。想得秋來常日醉，伊川清淺石樓高。

登快閣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水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眼聊爲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蘇軾說：「山谷詩如螭蟬江瑤柱，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仇池筆記」）可說妙喻。大抵山谷詩味美而奇，却嫌生硬。蘇軾嘗戲效魯直體，卽效此一風格。我們要知道黃庭堅詩學老杜，而斥晚唐，他的詩是不滑澤而少風韻的。他：「一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學晚唐詩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貧；作法於貧，弊將若何。」（「與趙伯充書」）後山詩話說：「唐人不學杜詩」

，惟庶謝師屢學之；我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一可也。黃庶詩兼學韓愈，句律奇險，世謂爲山魃水怪著薛荔之體。一四庫提要一說：「庭堅之學韓愈，實自庶倡之。」庭堅「與徐師川書」說：「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愈詩未熟耳。一大抵庭堅中年力學韓杜，最初爲詩却不斥崑體。他有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他晚年好陶詩。他說：『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題意可詩後」）。他還說：「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公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論詩」）又說：「血氣方剛，讀此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跋淵明詩卷」）其實他晚年的詩也還未到淵明平淡自在的境界。「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庾開府的這種長處，他却做到。只因他那樣推崇陶，難怪後來的論者說他是祖陶宗杜。

，江西之派實祖淵明了。我以為他雖學杜學陶，或學謝庾，實則以受韓詩的影響爲最大。我已經說過了韓愈的詩生硬僻澀，是由八代直到盛唐五七言詩體都已達到爛熟甚至庸俗而起的一種反動。宋代詩人除了可以利用詞體作爲一種新的詩體而外，要做詩總不易跳過唐人範圍。要避免唐人爛熟而庸俗的一條舊路，只好揀生硬的一條來走，這雖然也是韓愈一派詩人走過的一條路，究竟沒有幾個算得走上了大路的偉大的作家，無異乎還是一條新路。黃庭堅正是把握了這個趨勢而爬上了成功之路的第一個新的大詩人。同時陳師道跟着他走，也算是爬上了成功之路的。

陳師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字無已，又字履常，號後山，彭城人。年十六，從曾鞏受業，故他後來「答東坡」說：「平生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大約他初學古文於曾，後又學詩於黃。他「贈魯直」詩說：「陳詩傳筆意，願列弟子行。」又他「答秦觀書」說：「僕於詩初無詩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黃亦稱他「得老杜句法」。元祐三年蘇軾孫覺等薦爲徐

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元符間除秘書省正字。年四十九卒。「后山詩註」十二卷，有「四部叢刊」本。任淵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記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註。黃庭堅絕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原來陳師道於詩是最肯下鍛鍊工夫的。「石林詩話」說：「陳無己每登臨得句，卽歸，臥一榻，以被蒙之，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卽貓犬皆逐之，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可見這位詩人鍛鍊吟詠的辛苦。錄詩二首：

懷遠

海外三年謫，天南萬里行。生前只爲累，身後更須名。未有平安報，空懷故舊情。斯人有如此，無復涕縱橫。（任淵註云：此詩屬東坡。）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側徑籃舁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清。白雲笑我還多事，流水隨人合有情。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住便平生。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爲蒼生試一鳴。

蘇門六君子，黃陳而外，秦觀張耒晁補之也都是詩人，只有李廌能文而不能詩。李廌「濟南集」今存八卷。蘇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又蘇軾說：「秦得吾工，張得吾易。」黃庭堅詩說：「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以贈秦洮州綠石研贈無咎文潛）可見蘇黃對於秦晁張三人的推重。不過黃庭堅在此諸人中也有時厚自期許。他說：「余自謂作詩頗有悟處，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予嘗言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論詩文帖」）大約黃庭堅一生專力為詩，不甚措意於為文，秦張晁就兼用心於為詩文了。

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初見蘇軾於徐，為「黃樓賦」，軾以為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王亦以為清新如鮑謝。官至國史院編修，以增損實錄貶竄嶺南。放還，至藤州，遊光華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笑視水而卒，年五十二。朱子說：「渠詩合下得句便巧。」所著「淮海

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春日五首」之一云：「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最是一年春好處，絕無卻似少時詩。元好問論詩絕句，譏有情二語爲女郎詩。不錯，他的詩長處在婉麗，短處在纖弱，在讀者自己怎樣領會。再錄「贈女冠暢師」一首：

瞳人與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首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自愛高華之作的元好問看來，這也是女郎詩罷。其實，秦觀爲人豪雋慷慨，盛氣好奇，還好讀兵家書。人稱其過嶺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我也愛讀他的「乳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消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煙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不齊忘卻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身亡。他日巋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身與杖藜爲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出語看似平常，而表情却極深婉。這是「淮海集」中最上品。他的詩題有用駢語寫的，有時比詩還好，例如「口號」一題云：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踏目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

又他的名句，「雨砌墮危芳，風檣納素絮。」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難怪蘇軾要說「秦得吾上」了。

晁補之，（一〇五三——一一一〇）字无咎，濟川鉅野人，晚號懶真子。年十七從父端友官杭州，著「七述」，言錢塘山川風物之麗。時東坡爲通判，歎曰「吾可關

筆矣。」由是知名。舉進士，官至國史編修，出知泗州卒，年五十八。「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有「四部叢刊」本。張耒說：「補之自少爲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秦觀詩以韻勝，晁補之詩以氣勝，今錄晁詩二首：

元符戊寅與无斁弟卜居緡城東述情

四海卜居何處卜，北窗祇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與三黜歎，老歸未厭百年閒。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題廬山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畫脾。盡是廬山佳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他因屢遭貶謫，常露歸隱之志。他的「答李令」一首：

知君慚李令，問我復何爲。道義惟添睡，功名只有詩。

可見他很感傷地想以和詩了結他的餘生了。

張耒，（一〇五二—一一三二）字文潛，號柯山，人稱筵豆先生，楚州淮陰人。舉進士，官至直龍圖閣。知潤州。後貶房州別駕。年六十一卒。所著「張右史文集」六十卷，有「四部叢刊」本。他在同輩中死最遲，享名最久。他有詩句說：「我生爲文章，與衆常不偶。出其所爲詩，不笑即譏語。」（「寄答參寥五首」）可知他是一個不肯追逐時尚的詩人。他的七律最工，似效樂天體。他雖說：「區區爲對偶，此格最汗下。」（「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實則他就是一個頂會做對仗的人。今摘句如次：

陋巷誰過居士疾，

春風正作國人狂。（「晝臥懷陳三時陳三臥疾」）

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髮無端鏡上來。（「次韻答存之」）

高談未盡胸中意，

作別猶如夢後驚。（「離天長寄周重寶」）

天晴海上峯出，

野野人家燈火明。（「登樓樓」）

年來雙淚伴愁盡。（「寄李參謀陳惠元」）

老去勞生幾日休。

廢物盡為秋葉涼。（「同韻禁皇太后詩」）

山勝歸來中來。

愁如夜海隨客。（「發吳山回黃山」）

兼似夢中不識家。（「自海至楚途次寄馬全玉」）

輕馬竟隨青鞵去。（「道中」）

想波平浪外陽來。（「渡洛因泛舟東下數里頗憶淮上」）

蕭索山中坐飛鳥外。（「時國難」）

落霞更在夕陽西。（「和周廉彥」）

春風入戶似相覓，

新月低窗最可憐。（「傲居小室……」）

幾年魚鳥真相得，

從此江上是故人。（「發安化回望黃州山」）

柳色漸經秋雨暗，

荷香時與好風來。（「同周楚望飲花園」）

風月有情常似舊，

山川信美不如歸。（「寄蔡彥規兼謝惠酥梨」）

這些句子，看似平易不費力，實經幾許鍛鍊而來，這是他的一種長所。再錄七律一

首：

三十三日即事

已透纖娟散花鏡，不怕艱危道士磯。啼鳥似逢人勸酒，好山如爲我開眉。標
公子驚得意，跋扈軍風歛威。到舍將何作歸遺，江山收得一壺詩。

蘇軾語：「張得吾易。」可以說是真能欣賞宛邱風格的了。

以上說北宋詩人，較重要的作家算都說到了。近人梁崑「宋詩派別論」中所列香山派，我們已說過徐鉉徐鉉兄弟及王禹偁，其餘李昉王奇等就從略了。他所列的西崑派，我們已說過楊億劉筠錢惟演，「西崑唱酬集」十七人除楊億存有「武夷新集」外，只有張詠存有「乖崖集」，餘均無別集行世。他如晏殊、二宋、文彥博、趙抃、胡宿等所作詩亦列入西崑體。我以爲王珪「華陽集」詩主富麗，好用金玉錦繡字面，當時人譏爲至寶丹，也當列入西崑體。他所列的昌黎體，我們已說過梅蘇歐三人外，余靖石介亦爲他列入昌黎體。他所列的荆公派，我們已說過派主王安石。李常、孫覺、俞紫芝、韓維、謝師厚，都爲安石詩友，被他列入荆公派，只有韓維尙存「南陽集」傳世。他所列的東坡派，我們已說過派主蘇軾，及秦觀、張耒、晁補之。

，他如文同、清江三孔，（文同、平仲、武仲）以及唐庚，也都屬東坡派。他所列的江西派，我們已說過派主黃庭堅及陳師道。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所列共二十五人，即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譚節、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鏐、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銓、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道潛、高荷、徐陰、陳師道外，晁冲之「具茨集」我們亦略而不說，其他更只好省略了。他所列詩理樂派，只算詩的別派，我們擬留到最後去說。至他所列的晚唐派，如魏野、寇準、林逋、潘閔、趙湘、九僧諸人，都不算頂重要的作家，我們只好在這裏略為補說。寇準，（九六一—一〇二二）字平仲，華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萊國公。年六十三卒。他是北宋時代一位民族英雄，瀟灑之至，那次光榮的和平，就是靠他纔能取得。有「寇忠愍公集」三卷。其「春日登樓懷歸」一詩：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響流

鶯。舊業遙清潤，沈思忽自驚。

「溫公詩話」說他的詩「才思融遠」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爲人勝矣。」因他改韋應物西澗絕句「野渡無人舟自橫」七字爲五言二句，極爲自然，並不覺其蹈襲。林逋（九六七——一〇二八）是一個隱逸詩人，隱居西湖孤山，終身不娶，留下了梅妻鶴子的嘉話。「詠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傳爲名句。今存「和靖詩集」四卷。「六一詩話」說：「國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我想自魏晉至隋唐五代，詩人取材自然者，發現自然之祕奧已多，故許洞立此詩約。趙宋一代詩人多取材人生，或好發議論，至近於迂腐，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罷。

四 宋代詩人(下)

北宋一百六七十年間(約九六〇——一二二六)的詩人已說過了，現在繼續來說南宋一百四五十年間(約一二二六——一二七六)的詩人。

南宋詩壇幾乎全在江西派的勢力之下。只有四靈派想和江西派對抗，却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成就。江湖派則是四靈江西二派混合的產兒。現在依次說下去。呂本中曾說陳與義是南宋初期的詩人。次為尤楊范陸蕭以及二趙二泉，再次說到四靈江湖。其中插論全宋道學派詩人以後，就以文天祥作為全宋詩人的殿軍大將了。

劉克莊的「茶山誠齋詩選序」說：「比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羅大經「鶴林玉露」說：「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可知呂曾陳與義是繼續黃陳一派的詩人，南宋的詩論者早已論定了。

呂本中，（一〇八四——一一三八）字居仁，婺州人。曾祖公著，父好問，子大器，孫祖謙，一家名德相望。他能傳其家學，有中原文獻之目。官至中書舍人，人稱他爲呂紫薇，又稱他大東萊先生。年五十四卒。他自小學山谷爲詩，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劉克莊就把他附在宗派圖之後。所著「東萊詩集」二十卷，以及「紫薇詩話」，「童蒙訓」，「春秋集解」諸書都存。他論詩重悟入，主活法。他說：「作文必要悟入，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盡此理矣。」（「童蒙訓」）又說：「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老專意此事，未嘗稍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與曾幾吉甫論詩第一帖」）他論活法說：「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法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如是者則可以語活法也。昔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夏均父集序一」）潘邠老（大臨）論詩主字字響，尤重在七言第五字，五言第三字。

他以為字字清則字字響。『朱子語錄』說：『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大抵他自己所作，不必首首都用活法，句句都是響字。『長河印曉月，老大聚荒烟。』『江村過雨燕飛亂，野水連天鶴鶴飛。』『往來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樹移半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閒。』『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鏤微明。』可以想見其作風之一斑。

陳與義，（一〇九〇——一一三八）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年四十九卒。方回『以奎律髓』以杜詩爲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三宗，雖不免一家門戶之見，但就江西派而論，陳與義的地位似應在陳師道之上，與黃陳並稱，實無愧色。所著『簡齋集』有『四部叢刊』本，他說：『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力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厓涘。』原來他的詩是由蘇黃而上學老杜的。相傳他學詩於崔鶯（德符），崔說：『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

。天下書不可不讀，僕懶不可有意於用事。」所以他的詩不徒掉書袋而絕少俗氣。他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以「墨梅詩」見知於徽宗。爲太學博士；

和張矩臣水墨梅五絕（五首錄二）

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自讀西湖高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後以「客子光陰兩鬢衰，杏花消息雨聲中」句爲高宗所賞，做到參知政事；

懷天經智老因訪之

今年二月凍初融，睡起茗溪綠向東。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西菴

禪伯還多病，北邙儒先只困窮。忽憶輕舟尋二子，綸巾鶴氅試春風。

他在南宋詩人中也算是最顯達的一個。劉克莊「後村詩話」說：「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嚴簡掃繁梅，以雄渾代尖新，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這話

是不錯的。今錄其七律五首：

春夜感懷寄席大光

管寧白帽且蹠屣，孤鶴歸期難計年。倚杖東南觀百變，傷心雲霧隔山川。江湖氣動春還冷，鴻雁聲迴人不眠。苦憶西州老太守，何時相伴一燈前。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觴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夫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濶，茫茫身世兩堪悲。

康州小舫與耿伯順李德升席大光鄭德象夜語以更长愛燭紅爲韻得更字

萬里衣冠京國舊，一船風雨晉康城。燈前顏面重相識，海內艱難各飽更。天闊路長皆欲老，夜闌酒盡意難傾。明朝古峽蒼煙道，都送新愁入櫓聲。

雨中再賦海山樓詩

百尺欄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山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樓上春音帶雨來。慷慨

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却生哀。世間猛士今安有，非復當年置父臺。

醉中

醉中今古興衰事，詩裏江湖搖落時。兩手尙堪杯酒用，寸心唯是鬢毛知。稽山擁郭東西去，禹穴生雲朝暮奇。萬里南征無賦筆，茫茫遠望不勝悲。

他的七律往往能以簡嚴雄渾之筆，寫悲劇忠愛之懷，學杜至此，總算是成功的了。

曾幾，（一〇八四——一一六六）字吉甫，贛縣人，徙居河南。高宗時官江西

浙江提刑，忤秦檜去職。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檜死，召爲祕書少監。

權禮部侍郎，年六十三卒，謚文清。今存「茶山集」八卷。陸游爲他作墓誌說，「

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初與徐俯韓駒呂本中

遊。……」韓駒，字子蒼，蜀仙井人。政和中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出知江州，卒

於撫州。有「陵陽集」四卷。其詩論見范季隨輯「陵陽室中語」。魏慶之「詩人玉

屑」說，「茶山之學亦出於韓子蒼。」曾幾自己有一「詩呈韓子蒼」說：

一時翰墨頗橫流，誰以斯文之鎮浮。後學不虛稱吏部，此生曾是識荊州。相逢未識舊青眼，自笑無成今白頭。聞道少林新得髓，離言語處豈參不！

他很推崇韓駒，大約他學詩是由韓駒而得少陵山谷之法的。他有一「寄呂本中詩」說：「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這和呂氏活法說恰相似。同時也像受了韓駒以禪喻詩的影響。韓駒「贈趙伯魚詩」說：「學詩當如初參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參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文章。」「詩人玉屑」說，「唐人詩喜以兩句道一事，茶山詩中多用此體。如又從江北路，重到竹西亭。若無三日雨，那得一年秋。似知重九日，故放兩三花，又得新詩句，如聞磬效音。如何萬家縣，不見一枝梅。此格亦甚省力也。」其實茶山此格也像得自韓氏。「陵陽室中語」云：「凡作詩使人讀前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爲至妙。如老杜莽莽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又云：「大概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連屬，如有理詞狀。古詩云。喚婢打鴉兒，莫教枝上啼，

陸游驚妻夢，不待到遼西。可爲標準。「詩人玉屑」又載趙庚夫（仲白）「題茶山集」詩云：「清夜月出初二夜，澹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原來陸游是從茶山學詩的。陸游跋茶山的奏議彙說：「紹興末，先生居會稽禹蹟精舍，某自敕局歸，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夫嘗以爲憂，憂國而已。」據此而說，陸游詩多憂憤忠愛之言，被稱爲愛國詩人，實是遠法杜甫，近師曾幾的了。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說：「詩人若范致能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數映，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又「寄張功甫姜堯章詩」說，「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官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他於同時詩人特推尤蕭范陸四家，他把張鑑姜夔和尤蕭范陸四家並論，只是應酬話頭。後來方回有詩道：「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又「跋尤袤詩」說：「自中興以來，言詩必曰尤楊范陸，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所謂南宋四大家

或五大家，算由楊萬里方回兩人論定了。不過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的「梁谿集」，蕭德藻（字東夫，閩清人）的「千巖摘稿」，都已亡佚。清尤刻輯有「梁谿遺稿」一卷。又陳衍「宋詩精華錄」選有尤袤和蕭德藻的詩，今轉錄於此。先錄尤袤詩二首：

送吳待制守襄陽（按吳玠為高宗吳后之姪）

方持紫綬侍西楹，忽領雄藩向外行。誰謂風流貴公子，甘為辛苦一書生。詞源筆下三千牘，武庫胸中十萬兵。從此君王寬北顧，山南東道得長城。

題米元暉瀟湘圖

萬里江天杳靄，一村烟樹微茫。只欠孤蓬聽雨，恍如身在瀟湘。

淡淡曉山橫霧，茫茫遠水平沙。安得綠簑青笠，往來泛宅浮家。

次錄蕭德藻詩四首：

古梅二首

湘妃危立凍蛟脊，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妩媚，斷魂只有曉寒知。

百千年蘚著枯樹，三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只愁斜日凍蜂知。

次韻傅惟肖

竹根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間。又過暑天如許久，未償詩債若爲顏。肝腸與世苦相反，巖壑嗔人不早還。八月放船飛樣去，蘆花叢外數青山。

登岳陽樓

不作蒼茫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柁洞庭秋。得句鷺飛去，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

尤詩平淡有致，蕭詩工緻入微，可惜他們的詩存得不多了。

楊萬里，（一一二四——一二〇六）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從擢進士第歷官國學

太常，東宮侍讀，祕書監，寶文閣待制致仕。他終身服膺張浚正心誠意之學，書室命名誠齋，自號誠齋叟。時韓侂胄當國，他憂憤成疾，家人不敢進邸報。有族子來言侂胄近狀。他痛哭，呼紙書道：「姦臣專權，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

惟有孤憤別妻子。」落筆而逝，年八十三。證文節。「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有「國部叢刊」本。「瀛奎集鏡」稱其「一官一集，每集必變一格。」我們從他的自序知道他初學江西派，及後山五字律；後學半山老人及唐人絕句；最後乃自成其爲誠齋體。周必大「跋誠齋集」石人峯長篇云：「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脅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辯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自志學至從心，……凡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六十年之間，歲鍛月鍊，朝思夕惟，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限，夫豈一日之功哉！」頗能道着誠齋長處。誠齋友人尤袤說：「近世士人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豈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拿痛快二字評誠齋詩，也可說是扼要。總之，「飛動馳擲」一方回「南海集序」語）是其所長；「鑷理頹唐」（「四庫提要」語）是其所短。他是一個很頹放的

自然主義的詩人。他有「自贊」一詩道：

清風索我吟，明月勸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即衾枕。

真算他能知道他自己。他的「五更過無錫縣寄懷范參政元侍郎」一詩道：

蘇州欲見石湖老，只得蘇州發更早。錫山不見尤梁溪，過却錫山元不知。起來
靈巖在何處，回首惠山亦何處。人生萬事不可期，快然却向常州去。

他寫詩如說話，要說便說，有什麼說什麼。真個痛快。這裏再錄他的「初入淮河」四
絕句：

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陳

衍云：淮以北久陸沉矣。）

劉岳張韓宣國威，趙張二將築皇基。長淮咫尺分南北，淚濕秋風戰鼓聲！（陳

衍云：此四首皆寫南渡後中國百姓之可憐。）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爲。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陳

衍云：可以人不如鷓鴣乎？）

中原父老莫空談，逢着王人訴不堪。却是歸鴻不能語，一年一度到江南。（原

衍云：可以人而不如鴻乎？）

這樣的詩不免怨深、諷刺。尤其說他的詩「有劉夢得之味」，當屬此種。下面再錄他的兩首小詩：

有歎

老來無面見毛雞，猶把閒愁付小詩。君道愁多頭易白，鷺鷥從小鬢成絲。

題鍾家村石巖

水與高崖有底冤，相逢不得鎮相喧。若教漁父頭無笠，只著簑衣便是猿。（陳

衍云：末七字使人失笑。）

這就是所謂「見者無不大笑」的誠齋體罷。他是個很有性靈很有風趣的詩人，遇事尋開心，很有意味又很輕妙的開一點玩笑。他偏向這方面發展個性，自成一種幽默的

風格。他的詩好別接近語言的文字寫來，古人嫌其「麤俚」，陳衍眼見今之白話詩，就說「作白話詩當學歐陽，看其種種不直致法子。」倒覺誠齋的詩並不「麤俚」了。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吳郡人。從擢進士官至參政知事，資政殿學士。年六十八卒，諡文節。所著「石湖居士詩集」三十四卷，有「四部叢刊」本。他既然做了「吳重百僚，名滿四海」的「大參相公」，更抬高了他的文學地位。他歡喜用平易自然的文字歌詠田園山水。他有摹倣民歌的「竹枝山歌」，描寫新年風俗的「臘月村田樂府」，都可供民俗學者參考。更因他有「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夏日田園雜興」十二絕等作品，而確立了他的田園詩人的位置。

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錄二首）

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
騎吹東西里巷喧，行春車馬鬧如煙。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前碓礮邊。

夏日田園雜興十二絕（錄一首）

畫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小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他有別墅在石湖，皇帝替他題署，他就自號石湖居士。他的朋友楊萬里說：「石湖山水之勝，東南絕境。」他不做官僚了，也還不失為一個很享福的大地主。我讀他的田園詩，很覺他能代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官僚的詩人，對於田園裏自然美的欣賞、贊頌、憧憬、感傷。不過他最小一部分詩裏還可以看出他有時關心這些困苦顛連而呻吟於黑暗之底的農民。「宋史」稱他「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需米二十萬賑飢民，減租米五萬。」他的「公退書懷」一詩說：

昨者騰章奏發倉，今茲飛檄議驅蝗。四無告者僅一飽，七不堪中仍百忙。曠日自能臨俯仰，浮雲甯解制行藏。求田問舍亦何有，歲晚倦遊思故鄉。

他對於貧農小販流氓乞丐之流，都有一些同情寄與，而對於貪官污吏則非常憎惡。

催租行

輸租得鈔官吏催，踉蹌里正敲門來。手持文書雜噴喜，我亦來嘗醉歸耳。牀頭

空囊去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不堪與君成一醉，聊能償君草鞋費。

後催租行

考父田荒秋雨裏，舊時高岸今秋水。備耕猶自抱長飢，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賣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牆外賣藥者九年無一日不過時唱之聲甚適雪中呼問之家有十口一日不出即

飢寒矣

十口啼號責望深，寧容安穩坐藍針。長鳴大叱欺風雪，不是甘心是苦心。

雪中聞牆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錄二）

携籠驅出敢偷閒，雪脛冰鬚慣忍寒。豈是不能扃戶坐，忍寒猶可忍飢難。
啼號升斗抵千金，凍雀飢鴉共一音。勞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塊一何心。

詠河市歌者

豈是從容唱渭城，箇中嘗有不平鳴。可憐日晏忍飢面，強作春深求友聲。

生命小如蚊子，他也愛惜。他曾詛咒蝙蝠吃蚊子。就是被人家薰走的蚊子，他也看做是和人類同命運的小蟲。

次韻浪伯苦蚊

白鳥營營夜苦飢，不堪薰燎出窗扉。小蟲與我同憂患，口腹驅來敢倦飛。

這樣說來，這位田園詩人有時候頗有一點人道主義者的精神了。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務觀，山陰人。十二歲能詩文，以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墳居次，檜不悅。明年試禮部，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檜死，始赴寧德簿。他於晚年，曾作一詩，題識此事：

陳阜卿先生爲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相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送

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旣顯黜先生亦幾陷危機偶秦公

葛遂巴子晚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不知衰涕
之集也

冀北當年浩莫分，斯人一顧每空羣。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後進
何人知大老，橫流無地寄斯文。自憐衰鈍辜真賞，猶竊虛名海內聞。

孝宗初，他遷樞密院編修，賜進士出身。范成大帥蜀，他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
拘禮法，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後知嚴州，召還，同修「三朝國史實錄」。陞寶
章閣待制，致仕，封渭南伯。年八十六卒。當他西泝夔道，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
，宿留殆十載。且題其生平所作詩卷爲「劍南詩稿」，都八十五卷。「渭南文集」
五十卷，及「精選陸放翁詩集」，有「四部叢刊」本。他入蜀後，文學上的成就纔
算達到最高峯。他的「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道：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可以想見蜀中山水會給予這位偉大的詩人以若何的靈感。他的「呂居仁詩集序」說

：「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遠遊，而公指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又「跋曾文清公詩稿」說：「文清公一世龍門，願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又「跋岑嘉州詩集」說：「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常以爲太白、子美後，一人而已。」又有「示子通詩」道：「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初李杜牘，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原來放翁詩雖淵源出自江西派，實則也於李白取其豪放，於杜甫取其沉鬱，於岑參取其悲壯，最後乃獨開蹊徑，自成一家。我最愛讀他的七律：

度浮橋至南臺

客中多病廢登臨，聞說南臺試一尋。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大江心。寺樓鐘鼓催昏曉，墟落雲烟自古今。白髮未除豪氣在，醉吹橫笛坐長榕。

月下醉題

黃鸝飛鳴未免飢，此身自笑欲何之。閉門種菜英雄老，彈鋏烹魚富貴遲。生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冢近要離。一樽強醉南樓月，感慨長吟恐過悲。

江樓醉中作

淋漓百榼宴江樓，秉燭揮毫氣尚遒。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富有地埋憂。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戲語佳人頻一笑，錦城已是六年留。

定南樓遇急雨

行徧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度瀟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人語朱籬逢峒獠，棹歌歎乃下吳舟。天涯住穩歸心懶，登覽茫然却欲愁。

書憤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趙翼說：「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疊見層出。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至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議論開闊，意在筆先，力透紙背。看似率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甌北詩話》）放翁詩雖說無體不工，七律却更超絕。他的祖父陸佃（一〇四二—一一〇二）著有「埤雅」及「陶山集」，其詩正以七律見長，可以見其家學淵源了。朱彝尊譏放翁律句太多重複。又說：「予嘗嫌務觀太熟。」（「書劍南集後」）一句重，語熟，這是因為作得太多的緣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載放翁詩，稱其對偶之工；陳衍也有劍南摘句圖，說是「七言律斷句，美不勝收。」今略錄如次：

正欲清言聞客至，

凍雲傍水封梅萼，

偶思小飲報花開。

嫩日烘窗釋硯冰。

號野百蟲如自訴，

還鄉且盡田家樂，

辭柯萬葉竟安歸。

舉世誰非市道交。

魚市人家滿斜日，

鄰語好事頻賒酒，

菊花天氣近新霜。

家不全貧肯賣文。

寒東幽花如有待，

雲容山意商量雪，

風延啼鳥苦相催。

柳眼桃顚領略春。

傍水無家無好竹，

津吏報添三尺水，

卷簾處是青山。

山樓歸入萬重雲。

山重水複疑無路，

郊原遠帶新晴色，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語中含樂歲聲。

幾何不必說，只從摘其對偶之工，以已足及相，「因為放翁詩，清新流麗，而此以匾額，「西廬提要」正在此等地方。陳衍不摘放翁太鍛鍊太斲削而使事太巧的句子，所以是知者真賞也。因為放翁自己就說過：「詩欲不精工亦非詩之極。」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元氣。」又他的「文章」詩說：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胡部何爲者，豪竹雜哀絲。后變不復作，千載誰與期。

放翁詩不少自然渾成之作，可以說是能夠實踐他自己主張的了。放翁悟得詩家三昧，據他自己說，係在南鄭從戎時，有詩爲證：

九日二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屏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圍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急絃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原在我，削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遺堪惜！

多謝軍中酣宴，打毬、圍馬、縱博、豔舞、琵琶、羯鼓等豪放的生活場面，使放翁

悟得詩家三昧，成爲一個有悲壯豪放風格的偉大詩人。和放翁同時或者相差不遠的人，就已論到他在宋詩上的地位，如周必大把他比做當時的李白。朱熹也說：「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此人爲有詩人風致，今諸家詩具在，可與游匹者誰也？」（「與徐廣載書」）又劉克莊說：「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聞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家。」難怪「唐宋詩醇」於北宋止取蘇軾，於南宋止取陸游了。這裏再錄陸游「示兒詩」一首：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一首小詩不僅是他的臨終絕筆，實可作爲這一偉大詩人不幸生在民族國家危急時代，而滿腔忠愛憂憤到死難消的總表白。個人的生命，臨終並不留戀；民族的生命，永恆不能忘懷；並且鄭重遺囑他的兒子不可忘記。我們如果知道他這一生的大悲哀，就不難理解從他的心靈深處寫出的許多作品了。

卒。今存一二藏書集。字文淵，號靈淵，官武當長泰令，年五十三

卒。今存一二藏書集。

翁卷，字續古，一字舒，終於布衣。今存一葦碧軒集，一稱一四巖集。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仕為高安推官。今存一清苑齋

集。嘗選唐人律詩為一衆妙集，選姚合賈島詩為一二妙集。

四靈不滿意當時「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的詩體，他們要學「昔人以浮聲切

響，單字隻句計巧拙」。他們號學唐詩，以為「唐詩由此而興」。（葉適「徐靈淵

墓誌銘」）其實所學的只是晚唐姚賈體。他們的詩，句鍛字鍊，尖新刻畫，而意境

篇幅都狹，僅工近體，尤其是五律，而且是五律頸腹二聯的對仗。例如：

引魚泉走石，（徐靈暉「貧居」）

梅遲想開月，（徐靈暉「冬日書事」）

長日多花絮，
遊人愛綠陰。
（徐靈淵「春日遊張提舉園池」）

雲樓砌尤靜，
雲疏月尚微。
（徐靈淵「秋夕懷趙師秀」）

一階春草碧，
幾片落花輕。
（翁靈舒「春日」）

醉甜花落月，
吟苦竹搖風。
（翁靈舒「贈孫季蕃」）

樓鐘晴聽響，
池水夜觀深。
（趙靈秀「冷泉夜坐」）

家務貧多缺，
詩篇老漸圓。
（趙靈秀「辭薛景石」）

這就算是四靈「因狹出奇」的地方罷。趙師秀說：「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劉克莊「野谷集序」）他是兩宋詩人中最工五律的一人。劉克莊「贈翁卷」詩說：「有時千載事，只在一聯中。」他們都是最注重聯語的苦吟詩

大。所作聯語又偏重寫景，而不注重意聯或情聯。從上面的舉例可以窺見他們的作風之一斑。四靈派似乎是江西派引起的微波，而四靈派本身又引起了批評家的浪花。嚴羽「滄浪詩話」論詩以盛唐爲宗，以妙悟爲極則，似乎是因四靈派而發。這是我們論南宋詩的應該知道的了。

與四靈派同時的，還有所謂江湖詩派，這是因爲有一個書肆詩人陳起編刻了「江湖集」而得名的。今存「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後集二十四卷，計作家百零九人。最著名者爲洪邁、劉過、姜夔、高翥、戴復古諸人和陳起自己。據周密「齊東野語」說：「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覓以報之。極適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鞏汴京紀事一聯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曰：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免焉。」又「瀛奎律髓」說：「寶慶初，史彌

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俱與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劉潛夫南獄稿亦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諫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菴器之爲太學生時，以詩痛丞相趙忠定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器之所作，言者並潛夫梅詩論刺。按潛夫落梅詩有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之句，言官以爲訕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於是詔禁士大夫作詩。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乃解。兩說略有出入。總之，江湖派詩人有好做諷刺詩的得罪了當局，引起詩禁，這很值得文學史上一提。再一編奎粹體說：「今江湖學詩者喜許渾詩：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爲丁卯句法。」可知江湖四靈兩派都是詩學晚唐，不過江湖派不甚識其字句無格律，好用時事做題材。而且有人借詩去干謁營求，或敲竹槓，如宋謙父被謁賈似道，得緒幣一六千萬緡，用造華屋之類。劉克莊說：「余少嗜章句，格調卑下，故不能中其法。」

遂廢而不爲。然江湖社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田里，載贄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閱。」不難想見劉克莊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難怪一人論到江湖派要以劉克莊爲這一派的領袖了。

劉克莊（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初見知於葉適，繼而從學於真德秀。以蔭補官。知建陽縣。歷官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尙書，以煥章閣致仕，年八十三卒。所著「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詩論具見「後村詩話」。他於本朝詩人頗表不滿。他說：「本朝文人多，詩人少。二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尙琢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傢俱未免此病。」（「竹溪詩序」）這可說是道著宋詩好發議論至於散文化的一種大毛病了。他一生作詩很多，數量在陸楊之間。

誠齋僅有四千許，惟放翁幾滿萬篇。老子胸中有殘錦，問天乞與放翁年。他於江西派不甚許可，以爲蘇黃詩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鍊精而性情遠。但他却極佩服陸楊：

題放翁像

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門中初祖，自過江後一人。

題誠齋像

歐陽公屋時人，呂東萊派外詩。海外咸推獨步，江西橫出一枝。

他到老不忘趕上陸楊的地位：

病起（十首錄一）

變風而下世無詩，初學西崑壯恥爲。老去僅名小家數，向來曾讀大宗師。百年不覺鬢雙鬢，一字誰能斷數髭。誠齋放翁幾日死，著鞭萬一肩相隨。

陸楊而外，他也很推許陳與義，以爲「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

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至他自己的詩則有兩個特點，一是好做六言絕句，一是好用本朝故事。從來詩人隸事，以爲愈古愈雅，唐人很少用陳隋時事，他却好用當時一般人都熟悉的近事。例如：

每嘲介甫行新法，

迂叟相邀入真率，

常恨歐公不讀書。

乖崖安肯事輕肥。

康節易傳於隱者，

蠹子盡云參妙善，

濂溪學得自高僧。

乞兒自許識荆公。

蚤日大程知反覆，

講學有誰明太極，

暮年小范要調停。

吟詩無路和薰風。

練句豈非林處士，

詩句騎驢遊蜀後，

鬻書莫是穆參軍。

情懷賦鵬弔湘餘。

游於坡老遊杭市，

野人只識菟芹美，

儉似乖崖在劍川。

相國安知食筍甘。（自注富鄭公事）

務觀可堪供史草，

艱虞夷甫方謀窟，

補之不會作宮梅。

老懶堯夫少出窩。

碎板一如坡貶日，

朱子所疑非孔傳，

蓋棺不見檜晁年。

漢儒之罪甚秦灰。

似聞黃閣登迂叟，

放子一頭嗟我老，

且向青原訪醉翁。

避君三舍與之平。

這些例子是單從他的七律選出來的，其他例不勝舉。「瀛奎律髓」，「池北偶談」，「陔餘叢考」都以這類句子爲後村。詭病。我以爲用近代人事入詩未爲不可，如爲對仗，最好兩句全是近代人事。不然，上句必須爲前代人事，否則使人有時代倒亂的
感覺。王安石說：「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考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蘇

（這話很有道理）劉克莊在詩歌厚本朝故事，這是創格，也是特識。他會有詩句道：「安陸元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這似乎也是他好用近事入詩的一種理由罷。但他已接受「詞病質便，意氣淺露，」或是一「油腔滑調，江湖末流」一類的譏評了。

在劉克莊以前，已有道學詩。到了劉克莊的時候，道學派才算成立。真德秀編《文章正宗》四十卷，論文以理為主，錄《左傳》《國語》以至唐末之作，分辭令、議、雜、事、詩賦四類。其中詩賦一門是屬劉克莊編的，如涉及仙釋閨情宮闈的作品，如世教民禁之詞的，都不採入。又以朱子之言為準，律詩雖工亦不得與。從此談理的道學詩就別成一派了。金履祥《一二三二——一三〇三》編《濔洛風雅》六卷，作濔洛詩派圖，選錄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偁等四十八人之詩，宋詩中的道學派更見確定了。陸九瑞《濔洛圖雅序》略謂「濔洛諸人之詩，固皆屬雅之遺。第風雅有正變大小之殊，頗有周魯之異，於是分詩銘箴戒謔四言者爲國雅之正，其楚辭歌操樂府

韻語爲風雅之變，五七言古詩則風雅之再變。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這是道學派對於詩體蛻變的唯理史觀。』四庫提要說：『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爲說理之詩，然其時助成其藁者爲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尙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卽分爲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爲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爲李杜爭。然而學爲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這種反唯理的文學論，我們以爲是對的。但我們還以爲詩中也不妨有講道學的一派。道學派的詩人，北宋以邵雍爲代表作者，南宋以朱熹爲代表作者，其他就不能多敘了。

邵雍，（一〇一——一〇七七）字堯夫，河南共城人。少年的時候頗有志功名，刻苦求學，嚴寒不爐，酷暑不扇，夜不就席。壯時曾遊歷四方而歸，精研所謂物理性命之學，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爲理學別派。

。晚年居洛陽，蓬蒿環堵，不蔽風雨。司馬光、富弼、呂公著諸人都和他往來，很敬重他。替他築園宅，他就命名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年六十七卒，賜諡康節。他的「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有「四部叢刊」本。他自序道：「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可以窺見他對於詩的主張。「四庫提要」說：「自班固作詠史詩始肇論宗東方朔作誠子詩始涉騷略。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爲本，以修詞爲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者也。」這說明了「擊壤集」在北宋道學詩中的地位。今舉一首爲例：

生男吟

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這種詩不免缺乏詩趣。再舉兩首爲例：

安樂窩

半... 依然無愁... 倦... 誰... 臥未... 起... 落花... 飛。

其前把酒... 醉，醉把花枝... 自歌。花見白頭人... 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

這種詩頗有詩... 這就算是「擊壤集」中的上品了。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號晦菴，又號晦翁。其先婺源人，生

於尤溪，晚遷建陽之考亭。紹興中進士，官至煥章閣學制卒。年七十一，諡曰文。

一晦菴先生朱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二卷，別集十卷。有「四部叢刊」本。他的詩

論具見「夫子語類」。他對當時江西詩派表示不滿。他說：「古人文章大率只要平說

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如

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他雖然稱許書庭堅詩「精絕」，「巧好無餘」，却未

以其「恁地着力做」為是。尤於那時江西派末流「只要嵌字使難字使云云」，大不滿意。

意。他說：「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則州

詩詩則不然也。」又說：「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高，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看他對於李杜蘇黃的批評，就可以知道他的詩要學什麼了。他的詩以五言古體爲最精，這裏只錄一首：

讀道書作

四山起秋雲，白日照長道。西風何蕭蕭，極目但烟草。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吟笙碧天杪。

這種詩算是「醇穆有古意」，可以說是學選詩得來，也可以說是學韋蘇州得來。他說：「韋蘇州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他的五古多效韋體。他說：「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

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術做得好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這是他甘苦有得之言。他能心裏不鬧，故能學此恬靜自在的章體。再錄他的「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陳衍說：「晦翁登山臨水，處處有詩，蓋道學中之最活潑者。然語終平平無奇，不如選其寓物說理而不腐之作。」我也就只選晦翁這幾首詩了：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名雲孫，又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廷

試第一，知贛州。元人渡江，奉詔起兵。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出使北軍，被留。

未幾遁歸福州，奉益王登祚，事敗，虜繫至燕，囚於兵馬司者四年。獄中猶作興復計，遂被殺，年四十七。有詩集兩卷，其「指南錄」，（其「渡揚子江詩」云：「臣心

一片磁鍼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乃奉使脫難興復記事詩。又有「吟嘯集」，及「

集杜詩」，即囚燕獄中所作。今錄「過零丁洋」一首：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零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自注：「上巳日張元帥（弘範）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保（世傑）。投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達，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能逼。」他這首詩連敵將讀了也被感動，真不能不算是好詩了。其「吟嘯集」中以「正氣歌」爲千古名作。自敘他在獄中受到水氣、土氣、日氣、火氣、人氣、穢氣，都不爲害，只因爲他有正氣。他以爲「壘是數氣，當侵沴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慮焉。」這就是他說的正氣：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

冥。皇路當滄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正氣在個人在社會，有何作用？他說：

……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

這是說：宇宙人生都靠正氣存在而存在。我們不要以爲他提到三綱，就以爲這是所謂封建道德。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個人要有此正氣，民族國家要有此正氣，人類社會要有此正氣。天地一日不毀，人類一日不滅，正氣總該一日存在。趙宋不幸亡國，但我們中國民族的正氣並不會隨趙宋以俱亡，文天祥這一詩人恰恰代表了當時的這一正氣。趙宋一代詩人得有文天祥殿後，不能不算是一種最大的光榮了！

五 宋代詞人（上）

宋代三百年間不但出了許多偉大的詩人，同時還出了許多偉大的詞人。而且這些詩人大都兼爲詞人的，他們以詞爲一種新的詩體，自成一種詩人的詞。比如大詩人蘇黃，他們就都是以詩爲詞的，他們的朋友陳師道說：「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救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詩話」）。按雷大使爲雷中慶，宣和中尙以善舞隸教坊，見蔡條「鐵圍山叢談」。又晁補之說：「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後來女詞人李清照也說：「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茗溪漁隱叢話」）可見當時有許多詩人都是以詩爲詞的。而且這些詞不必可歌。雖然有人說，兩宋詞家每作一詞，先按月擇律，次按腔擇譜，再次按律定韻，最後按譜填詞。我想當日應制詞人如周邦彥、晁端禮、方侯詠

、康與之一流詞人或當如此。其他詞人和詩人作詞，就未必這樣顧到音律罷。

總之兩宋大詩人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同時兼爲詞人，雖然詞是他們的餘事。大詞人如張先、柳永、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却不一定都能做詩。卽如張先、姜夔算有詩名的了，然而張先的詩集二十卷失傳，姜夔「白石詩集」僅有兩卷。「白石歌曲」却有六卷之多。辛棄疾於詞雖和蘇陸齊名，却不工詩。我曾看見葉郁園先生所藏嘉慶間辛啓泰輯刻「永樂大典」本「辛忠敏集」，其中有詩一卷，具體而已，不能追蹤蘇陸。其他詞人兼能作詩的固然還有，但詩只算是他們的餘事罷了。

北宋時代道學初起，道氣還不曾瀰漫。許多文人遠承南朝李唐五代士大夫風流放蕩的結習，狎妓酣歌不算怎樣得罪名教。大官僚如晏殊、寇準、韓琦、宋祁，乃至諡爲文正的范仲淹，號爲一代大儒的司馬光，都有豔詞綺語流傳。此外不僅柳三變一生過著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生活，其餘詞人自然常和妓女厮混一起，他們的詞

多作歌妓舞姬侍兒家僮而作。他如劉敞本不甚措意於詞，有時也不免自託風雅。當知永興時，惑於官妓，得驚眩疾。張耒也不甚措意於詞，當他官許州時，却爲了營妓劉淑奴而作「少年游」一詞：

含羞倚醉不成歡，纖手掩香羅。儂花映燭，儂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

成碧心迷亂，脈脈歛雙蛾。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可奈何！

不待說，他的朋友，那位詩人秦觀，更多淫媠的詞，最爲歌妓舞姬所愛。相傳秦觀死於藤州，喪還長沙，有妓殉情自縊。至於黃庭堅於小妓楊姝，衡陽妓陳湘，正如周邦彥於名妓李師師岳楚雲一樣，也都有風流佳話。尤其是蘇軾在杭州，似乎是受了白居易的影響，狎妓酣歌，豪放已極。他的「賀新郎」一詞序云：

余侔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僕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督也。整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

含淚力辯，而僕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坐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僕乃作一曲，名賀新郎，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妙絕。府僚大悅，劇飲而罷。我們從這裏不難想見當日官場的荒淫生活，以及蘇軾在杭州是一個怎樣風流自賞的小官僚。而且蘇詞有些已自註明是爲歌妓侍兒小鬟家僮而作。還有和他同時的一位道學家程頤，有一次聽到人家讀晏幾道的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連呼「鬼詔鬼語！」可見受了戒的人也還是怕邪魔外道的魅惑。難怪那位隱逸的高士陳烈老先生遇着綺筵豔曲竟至跳牆而逃了。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自非道氣十足如程頤陳烈之流難免不爲習俗所移。就是那位蓄道德能文章的歐陽修罷，趙令時「侯鯖錄」載他居汝陰時亦有挾妓事，並錄其詩。何況「六一詞」、「醉翁琴趣外篇」許多曲子是在「好妓好歌喉」的生活裏產生出來的呢。

這樣看來，說到兩宋道學家或頗有道氣的詩人也不免有倚聲填詞的，就不難理

解了。「絕妙好詞」裏錄有真德秀的詞幾首。晚清江標「靈鶴閣彙刻名家詞」，收有朱熹「晦菴詞」。又吳昌綬「雙照樓彙刻詞」收有魏了翁「鶴山長短句」。真西山魏鶴山固然大有道氣，但在宋史裏，他們只列入儒林，還不是道學傳中人物。朱子算是純正的道學家了，他却了解聖人刪詩不廢淫奔之詩，似乎他認為偶用管絃冶蕩之音填詞，只要不悖「思無邪」的詩教，那也是無妨的了。我們要知道南宋雖是道氣瀰漫的時代，也是敵氛猖披的時代，貴族官僚乃至頗有道氣兼有民族英雄氣質的學者如陳亮其人，都不免挾妓酣歌。南渡之初，幾於國破家亡，宗室趙端彥還和京口角妓蕭秀蕭瑩等九人相狎，作「鷓鴣天」十闕，歌以侑觴。岳飛算是有志規復中原報仇雪恥的大將了，據李彌遜「筠溪樂府」有「鵬舉座上歌姬唱夏雲峯」一首，可知精忠報國如岳飛，當戎馬倥傯之際，還不免偶然酣沈聲妓。辛棄疾范成大不離聲妓，那更是不足怪的了。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韓侂胄喜陸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號滿頭花石索詞，游有「飛上錦茵紅皺」之句。韓侂胄本是一位魯莽顛頂的大官僚，縱情聲色

，固不足怪，陸游却也替他帶悶，真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了。

總之，我以為詞在兩宋所以發展，有兩個重大的意義：一則因為同時道學的逐漸發展，不但思想界大受影響，文學上也沾染了不少的道氣。有道學的詩人，有道學的古文家，邵雍朱熹可為代表。只有詞畢竟是翦紅刻翠、滴粉搓酥的東西，本來就只有富貴氣，勉強可以有一點蔬筍氣，却不許你有頭巾氣——或說道氣，迂腐氣。所以儘管有道學家偶爾填詞，也不能不稍入情語，而不能成立一種道學派的詞。正因為詞的本質如此，所以它就能夠在被道氣侵襲的文壇裏保存最後的一角，作為文學上避難的桃源，也就在無形之中為被壓抑了的人欲留了一條出路。因而就發生了嚴守「詩教」的詩人兼為「語涉淫褻」的詞人；滿口「天理流行」的道學家不廢「人欲橫流」的詞體；現出了這種似乎不可解的矛盾。再從它的社會根據來說，詞在兩宋適應統治階級生活上的要求，而表現了他們的姿態，正繼續着五代而沒有兩樣。不過五代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兩宋是一個苟安的時代。尤其是在北宋盛時，除掉北

方契丹部族建立的遼國佔據燕雲十六州以外，中國本部還算保持了一種統一的局面。直到女真部族強大起來，建立了金國，併吞了遼國，宋朝君臣還是抱着苟安的態度，過着歌舞昇平酣恣享樂的生活。這在「宣和遺事」以及「鐵圍山叢談」等書裏，可以看得到的。南渡以後，雖然那位皇帝詞人（徽宗趙佶）早已被金人擄去，重演了南唐李後主一樣的悲劇，可是當時君臣晏安的生活依然如故。高宗洞曉音律，嘗自製曲子，命小臣賦詩，俾內人歌以侑觴。康輿之就以會做諂諛應制的歌詞而得到高宗的寵眷。孝宗也和高宗一樣，周密「齊東野語」載孝宗內晏，酒酣，內人以帕子從曾覲乞詞。曾覲吳玕張掄王千秋一流詞人，都以會做應制酬賀的歌詞有名於當時。南渡以來號爲三大奸相的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他們的門下都搜羅了一些貢諛獻媚的詞人，例如朱敦儒依附秦檜，陸游依附韓、胄，吳文英依附賈似道。賢者如此，其他可知了。醇酒婦人唱歌之外，再加諂諛。這是兩宋詞壇風氣所以異於五代的地方。在粉飾太平苟安的社會，統治階級的生活上要求享樂，也要求諂諛，自然諂諛也

是一種享樂。何況粉飾太平，歌功誦德，更足以掩飾他們的罪惡，和他們不能抵抗外侮的恥辱呢！

兩宋的詞是在這樣社會背景裏產生的。下面就要按次說到各個著名的詞人了。

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真宗時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仁宗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年六十五卒，謚元獻。史稱他「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葉夢得「避暑錄話」道：「晏元獻公雖早富貴，而奉養儉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亦必以歌樂相佐。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呈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可知晏殊的詩詞是在怎樣的生活裏產生出來的。他有「浣沙溪」一闋最佳：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無可奈何二句爲傳誦名句，他還用此二句入詩：

示張寺丞王校勘

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難禁澹澹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選才。

稍後賀鑄爲「海陵西樓寓目」一詩，有句云：「掃地可憐花更落，卷簾無奈燕還來。」也像從晏殊那兩句脫化而出。晁補之說：「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遠，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是的，我們不要忘了記大晏是所謂太平宰相。他的「珠玉詞」，（唐圭璋「全宋詞」卷二十六）正反映着他的閑雅富麗的生活。他的幼子幾道有「小山詞」一卷，（「全宋詞」卷三十四）自跋云：「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寵，家有運鴻蘋雲，品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授諸兒，吾三人持酒聽之，爲一笑樂。已而君寵疾廢臥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轉於人間。」可以想見小晏是過着怎樣的公子哥兒

的生活了。

歐陽修的「六一詞」、「醉翁琴趣外篇」（「全宋詞」卷二十七至二十九，凡二百三十四首，附錄三十五首。）頗有豔曲。曾慥「樂府雅詞序」說：「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文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又蔡條「西清詩話」說：「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焯僞作。」「名臣錄」也說，「修知貢舉，爲下第劉焯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謔之。」其實，歐陽修就有這種作品，也正如陶潛有「閒情賦」一樣，未必便是玉環珠穎。而且他曾兩次被人用家庭曖昧情事參劾，一疑他盜甥女張氏，一疑他與長子婦吳氏有私，事之有無固不必說；但當時道學的气燄還不曾十分抬頭，他就做做豔曲，自然是可有的事，也就不必爲他諱言了。這裏錄他的詞兩首：

浪淘沙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

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蝶戀花

庭院深深深幾許？柳絮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眼淚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歐晏的詞都還繼續五代花間派的風格，直到柳永、張先。纔算爲宋詞開了新路。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他和歐陽修同時，生卒年都不可考，但知

他於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登進士第。官至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有「樂章

集」。〔全宋詞〕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凡二百十首，附錄九首。〕「避暑錄話」說

：「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邪，並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

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官歸朝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

也。〕張端義「貴耳集」也說：「項平齋言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

無表德，只是實說。〕我們不難想見柳詞當日流傳之廣，除了音樂關係之外，還是

因爲淺近通俗，並能與社會實際生活聯繫之故。但真能欣賞柳詞的人，當然還是只有豢養教坊樂工或官妓侍兒的特殊階級，而不能說他的詞就是所謂平民文學。我們却須注意，五代詞只是小令，到北宋纔有慢詞，柳永正是慢詞的第一個成功者，他替宋詞開了一條新路。所以吳曾「能改齋漫錄」說：「詞自南唐以來，但有小令，其慢詞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臺舞榭，競覩新聲。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言，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唱。一時動聽，散布四方。其後東坡少游山谷輩相繼有作，慢詞遂盛。」這位作者和柳永的時代相去不遠，所說當有根據。慢詞比小令更能達出曲折繁複的情感思想，而且從此詞中不僅用金玉錦繡的字面，也可以用俚俗的語言，所以說詞體到了柳永有了個大進步。後來王觀自以爲詞在柳永上，所謂「冠柳詞」，並不見得真能冠柳，何況柳在詞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作者。柳詞「雨霖鈴」一首最有名：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曉雨初歇。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

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鴛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

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美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柳永一生不甚得意，沉迷於醇酒婦人歌唱的生活裏。他曾說過「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作了許多纖麗的詞，却也時時流露感傷的調子。最後死於襄陽，無以為葬，幸賴許多歌妓葬他於棗陽花山。每遇清明時節，還有人拿着酒肴飲於他的墓側，舉行「弔柳會」哩！

張先，（九九〇——一〇七八）字子野，烏程人，官至都官郎中，年八十九卒。有文集一百卷，今僅存「子野詞」。（「全宋詞」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凡詞一百六十四首，附錄二十四首。）他和柳永齊名，都工慢詞。小令「天仙子」一首是他的名作：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

悠悠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宋祁稱他爲「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又人家叫他張三中，因爲他的詞句有「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他却自名張三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幕捲花影，」「柳徑無人，隨飛絮無影，」「三影字句自豪。實則他最會使用影字，不止這三句。

「四庫提要」說：「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約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這話是對的。我們要論到蘇詞了。

論蘇詞有二點要注意：一、他是以詩爲詞的。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二百年間的詞，幾乎完全無題，他的詞却於詞名（詞牌）之外，往往另標題目，無異乎詩題。以前的詞裏描寫的主要人物，大都是特殊階級化身的公子佳人，或者僅是被玩弄侮辱

的女性。描寫的實際生活，不外乎特殊階級享樂的醇酒婦人歌唱。他的詞却一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一、從此詞的意境更擴大了，詞的內容更豐富了。二、他開詞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花間一派的詞大都尙婉約，以公子佳人式的兒女姿態出現，作者的個性表現不甚明顯。他的詞却每以詩豪酒客名士狂生的姿態，充分表現他自己的個性，開了豪放一派。從此有許多詞人要以自己的姿態呈現在讀者之前，表現自己的個性風格了。而且詞只是他們的一種新體詩，不一定爲着歌唱而作。這裏錄蘇詞一首：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
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壘神遊，多情應

笑我早生華髮。

俞文豹說：「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爲之絕倒。」（「吹劍續錄」）這是一個妙喻。柳詞婉約，蘇詞豪放，蘇東坡自己也承認了。再錄一首：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最能表現蘇軾那種橫放傑出的天才，究竟還是這種句子長短比較自由，旋律進行比較變化的詞，所以他就喜歡以詩爲詞。當時晁補之說：「東坡居士詞，人謂多不諧

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稍後李清照也會說過他的小歌詞是「句讀不葺之詩」。原來蘇詞一部分如「賀新郎」、「哨遍」、「江城子」、「采桑子」之類，從他的題序裏可以知道他是爲着歌唱而作，其他就未必都可歌了。陸游說：「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謂紹興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老學菴筆記」）放翁這話極對。其實，蘇軾似只認詞爲詩之一體，儘管豪放，不協音律，那也是無妨的罷。

還有可注意的，是和蘇軾同時而論政論學往往相反的王安石，「臨川先生歌曲」中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類的詞也當屬豪放一派。又在蘇門四學士中，秦觀、黃庭堅，最有詞名，而風格却不相近。秦觀有「淮海詞」，（「全宋詞」卷五十至五十二，凡詞八十首。斷句二，附錄三十三首。）以下面一首爲最佳：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春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晁補之說：「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又「鐵圍山叢談」中說，「觀塔范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酒間懽洽，始問此爲何人。溫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塔也。』聞者絕倒。」可見秦詞很爲當時所重，而山抹微雲一詞在當時已成名作。黃庭堅有「山谷詞」，或題「山谷琴趣外編」。（「全宋詞」卷四十六至四十八，凡詞一百八十首，附錄十二首。）陳師道作詩學黃庭堅，却自以爲於詞不減秦七黃九。曾作「漁家傲」一詞云：「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強敵。」實則「后山詞」沒有幾首好的。他還是推秦黃爲一代詞手。

。『后山詩話』說：『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他人不能及也。』晁補之也有此話，見陳振孫『書錄解題』。黃詞有雅有俗。雅的如晁補之說，『着腔子唱好詩。』俗的如法秀道人警告他說，『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究竟俗到什麼程度？淫到什麼樣子？今舉兩首爲例：

千秋歲

世間好事，恰恁斷當對。午夜永。涼天氣。雨稀簷外滴，香篆盤中字。長入夢，如今見也分明是。歡極嬌無力，玉軟花欹墜。釵鬢袖，雲堆臂。燈斜明媚夢，汗浹蒼騰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兩同心

秋水遙岑，輕淡情深。儘道教心穿堅石，更說甚官不容針。霎時間雨散雲歸，無處追尋。小樓朱閣，沈沈一笑千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最難忘。小院迴廊，月影花陰。

黃詞像這一類的雖然未必便是一發譁不可名狀，可是有好些俗語俗字難懂，這兩首算是最好懂的。他作詩喜用拗句僻典，作詞却不嫌鄙俗。他教人作詩要讀經學道，自己作詞却不免有筆墨勸淫之譏。他也和歐陽修一樣，在兩種文學形式中，表現了兩種人格。

黃庭堅與賀鑄同時，有贈賀的詩說：「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鑄，（一〇六三——一一二〇）衛州人，有「東山詞」，（「全宋詞」卷七十四至七十六，凡詞二百七十九首，附錄八首。）「青玉案」一詞爲名作：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
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他因這首詞而有名，人稱「賀梅子」。「老學菴筆記」說：「賀方回狀貌奇醜，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乎。詩文皆高，不縱工長短句也，」原來賀鑄還

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他在五十八歲時就死了。

以上略述北宋較爲著名的詞人差不多完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大詞人周邦彥。

周邦彥，（一〇五七——一一二一）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人。他在太學時，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召他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而爲太學正。哲宗時，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時，頒大晟樂，用他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年六十六卒。史稱他「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他有「片玉詞」，（「全宋詞」卷六十八至六十九，凡詞一百七十九首，附錄十九首。）他的詞不僅多寫兒女之情，還歡喜詠物寫景，好處可說精緻細膩，壞處不免晦澀艱深。錄詞兩首爲例：

蝶戀花 早行

月皎驚鴉棲不定，更漏將殘，曉轆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絲冷。
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徘徊，別語愁難聽。樓上闌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鷄相應。

蘭 柳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絲送行色。言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埃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南宋陳郁「藏一話腴」提到周邦彥，說是「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僧、妓女，皆知其可愛。」不錯，他這樣的詞，無論從文學上或從音樂上說，真只有當時的貴族官僚，知識份子，商業資產階級，以及供他們玩弄而豢養的妓女，有了優裕的生活，有了相當的教養，有了閒暇的時間，纔有福欣賞。他可以代表一大部分像這樣的詞人，難怪有人要推他為集大成的詞人了。又他的詞不僅頗儉古句而已，還很喜歡堆砌典故，已導姜夔、吳文英一派的先路。

周邦彥死了不過幾年，北宋就完了。徽宗欽宗父子都被金人擄去。（一一二七）現在就把徽宗趙佶、欽宗趙桓在俘虜生活裏所作的詞各錄一首，（「全宋詞」卷一，宋徽宗詞十六首，附錄三首。宋欽宗詞三首。）作一個小結束：

燕山亭 北狩見杏花

宋徽宗

裁翦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西江月

宋欽宗

歷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姦臣招致北匈奴，邊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湯失守，萬邦不救鑾輿。我今父子在穹廬，壯士忠臣何處！

六 宋代詞人（下）

北宋南宋之際的詞人著名的有朱敦儒、李清照、陳與義、葉夢得、周紫芝、王灼、汪藻、樓鑰等，名臣如李綱、胡銓等也都能詞，名將岳飛也是能夠作詞的。這里只能以朱敦儒、李清照來代表這一過渡時期的詞人。辛棄疾生於南渡之初，我們就把他和朱李絅在一起，作為南宋初期三大詞人罷。

朱敦儒，（一〇八〇——一一七五）字希真，洛陽人。有「樵歌」三卷。「宋史」說他「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原來他是諫官的兒子，有相當門閥。受了良好的教養，所以得和名流闊人通聲氣。他少壯時代的生活是豪華的，愉快的。南渡以後，他流離轉徙於海角（廣東）江涯之間，雖在憂患中，還時時回味當年的情景。這從他的詞里可以看出：

采桑子

一番海角浪涼夢，却到長安。翠帳犀簾，依舊屏斜十二山。玉人爲我調琴瑟，鬢黛低鬟。雲散香殘，風雨蠻溪半夜寒。

朝中措

當年彈鋏五陵間，行處萬人看。雪獵星飛羽箭，春游花簇雕鞍。飄零到此，天涯倦客，海上蒼顏。多謝江南蘇小，尊前怪我青衫。

一落索

慣被好花留住，蝶飛鶯語。少年場上醉鄉中，容易放春歸去。今日江南春暮，朱顏何處。莫將愁緒比花飛，花有數，愁無數。

他把兩個時候的生活對照寫來，真是不勝今昔盛衰之感，有悽婉處，有悲壯處。當時高宗忘了父兄之仇，秦檜又堅持投降政策，向敵人卑屈求和，元首官僚還是和北宋時代一樣，粉飾太平，酣歌恆舞。朱敦儒眼見這種情形，不免常在他的詞中流露：

鷓鴣天

唱得梨園絕代聲，前朝聲數李夫人。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吳歌扇裏新。
秦幃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尊前却聽當時曲，側帽停搔淚滿巾。
極目江湖水浸雲，不堪回首洛陽春。天津帳飲凌雲客，花市行歌絕代人。
穿繡陌，踏香塵，滿城沈醉管絃聲。如今遠客休惆悵，飽向皇都見太平。
他雖不肯自甘於一個布衣，可是兩度出來做官，兩度失意而去。從此他晚年的退隱生活倒很優游自在，要以活神仙自居了：

感皇恩

一箇小園兒，兩三畝地，花竹隨宜施裝綴。權籬茅舍，便有山家風味。等閒池
上飲，林間醉。都爲自家心中無事，風景爭來趁遊戲。稱心如意，賸活人
間幾歲。洞天誰道在塵寰外？

念奴嬌

老來可喜，是歷遍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將恨海愁山一齊按碎。免被花迷，不爲酒困，到處惺惺地。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休說古往今來，

乃翁心裏沒許多般事。也不修仙不佞佛，不學栖栖孔子。懶共賢爭，從教他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脫與獸底。

「花菴詞選」說他「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實則他的這種曠逸，這種神仙風致，不是與生俱來的天資，是他「歷徧人間，諳知物外，看透虛空」而來的修養。他有「和李易安畫橋仙金魚池蓮」一詞。但李清照似乎死在他前，不像他有「慶一百省歲」的高壽。

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五？）號易安居士，濟南人。她的父親是禮部侍郎提點京東刑獄李格非。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女兒。她生長世家，享受優裕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嫁的丈夫趙明誠又是吏部侍郎趙挺之的兒子，由太學生而做到郡守的一位嗜好金石校勘的學者。可知她青春時代的生活是美滿的，愉快的。不過到

她將近三十歲的時候，因為金兵大舉侵宋，夫婦相隨避難南方。不久，她的丈夫病死，古器書物也已陸續散去；她奔走於台州溫州越州杭州之間，她的晚景淒涼可以想見了。她不僅是宋代一個有名的女詞人，她在整個的中國文學史上也該佔一個相當的地位。在她生前已經有人在摹倣他的詞，如在侯真的一「嬾窟詞」裏，「眼兒媚」題下就明注出「效易安體」。她死了以後，在她的故鄉裏出了一位大詞人辛棄疾，他也有「效易安體」的詞。這都可以證明她在南宋詞壇上所生的影響。她曾於歐陽、晏、蘇諸大家的詞都表示不滿，可以想見她的識力和自負。她有文集七卷，詞六卷，都已失傳，如今流傳的「漱玉詞」只能算是殘餘。朱熹說：「本朝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爲丞相曾布妻，所作作品絕少，沒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實則在宋代只有相傳爲朱熹姪女的海寧女子朱淑真纔可以和李清照比肩，所以後來有人把「斷腸詞」和「漱玉詞」合刊在一起。不過朱淑真似是出於貧苦階級的家庭，所以纔嫁給一個市井小民爲妻。她自號幽棲居士，但她實不甘於幽棲。結果

因「匹偶非倫，弗遂素志」，而愁苦斷腸了，這是常常流露在她的詞裏的。

謁金門

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欄干閑倚遍，愁來天不管。
好是風和日暖，
輸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

棧字木蘭花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摸著人。
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

李清照似乎因為生活比較優裕的緣故，雖然在流離顛沛中，儘管愁苦却不酸楚，仍覺高貴而不寒傖，這在我們讀了她的「金石錄後序」和她留下的四五十首詞，都可以感覺得到的。這裡錄她的詞兩首：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

梧桐盡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
花堆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
到黃昏點點瀟瀟。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御街行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烟斷玉鑪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
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
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箇人堪寄。

她的好詞真可以說得上「抗周軼柳」。「茗溪漁隱叢話」載她「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上蔡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於駟僮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啓事
具載趙彥衛「雲麓漫鈔」中。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她與後夫構訟事尤詳。
但經清儒俞正燮和李慈銘的考證，她是以老寡婦了其殘年的。大約真是因為她的才
名太大，自視太高，纔有人認她「再嫁罷」。

辛棄疾，(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人。當時山東久已在金人統治之下，他却立志歸宋。恰好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他就扶助那位「忠義軍馬」的領袖耿京，做了書記。他有一個認識的和尚義端也聚衆到千多人，由他去勸說隸屬耿京。不料有一夜這和尚偷印逃走，投奔金營。耿京大怒，要殺棄疾。他說：「請你給我三天期限，捉不到義端，再殺我不遲。」他追著了義端。義端說：「我看你的相，你是一條青兕，你會殺人的，請你饒了我。」他把義端的頭斬了拿回來，耿京大佩服他的勇敢。他勸耿京歸宋，耿京派他奉表南來。事畢，他剛好回到海州，聽說耿京已被部下張安國殺了降金。他就約好統制王世隆和忠義人馬全福等直奔金營，張安國正和金將楊欽，他竟把張安國擒回來。金將追他不及。這個時候，他正二十三歲。我們要注意，這個偉大的詞人，他少年時代原是一位英勇壯烈的人物。他歸宋後，先後做過湖南江西南福建浙江的安撫使。韓侂胄倡議伐金，他也是贊成的一人。結果，伐金失敗了。韓侂胄被殺；他已先死了，年六十八。他有

一稼軒長短句二十二卷，「全宋詞」輯爲六百二十三首。約佔「全宋詞」三十分之一，兩宋詞人存詞最多的算他第一個。其次，爲蘇軾、吳文英、張炎、劉辰翁、趙長卿，存詞在三百首以上，四百首以下。再其次，爲歐陽修、晏幾道、柳永、毛滂、賀鑄、朱敦儒、張孝祥、劉克莊、吳潛、李曾伯、陳允平，存詞在二百首以上，三百首以下。又其次，爲趙師俠、趙彥端、晏殊、張先、黃庭堅、晁補之、晁元禮、周邦彥、張元幹、向子諲、呂渭老、葉夢得、蔡伸、王之道、楊无咎、史浩、陸游、曾覲、張掄、石孝友、韓淲、程垓、魏了翁、史達祖、郭應祥、周密、陳著、葛長庚，存詞在百首以上，二百首以下。較少爲秦觀、陳師道、舒亶、黃裳、李之儀、葛勝仲、謝逸、李綱、李彌遜、王千秋、袁去華、沈瀛、李清照、侯寘、韓元吉、范成大、陳三聘、曹冠、王炎、王質、杜安世、呂勝己、管鑑、岳密、張鑑、陳亮、劉過、杜正夫、張矩、楊澤民、姜夔、高觀國、王沂孫、蔣捷、汪莘、黃機、趙以夫等，存詞在五十首以上，百首以下。這樣說來，辛棄疾之所以爲宋代第一個

大詞人，單就其作品的數量說，也是無疑的。岳珂「程史」載「棄疾自誦賀新涼、永遇樂二詞，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謂賀新涼首尾二腔語句相似，永遇樂詞用事太多。棄疾乃自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可見辛棄疾作詞是拿出整個的生命之力的。劉克莊批評辛、陸兩家的詞，說是「一掃纖豔，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四庫提要」以爲辛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這些批評都能道其特點。稼軒有「破陣子」一詞，自注「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詞云：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當時滿眼腐儒，都是研皮蠹骨，只有陳亮纔和他同志，他們同做着規復中原的民族

英雄的夢。陳亮「龍川詞」有「和辛幼安見懷韻」賀新郎三詞，詞中也說：「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空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他們同樣壯志莫伸。同樣有無限的感慨。我們讀稼軒龍川二家詞，真都可以開拓心胸。再錄稼軒詞幾首：

水龍吟 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簫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醜奴兒近 博山道中 效易安體

千峯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

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覩著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莫是別有說話。

清平樂 博山道中即事

茅檐低小，溪上青蘋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

西江月 遣興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 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愛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長調豪放，短調詼諧，這是稼軒詞最精彩處。蘇辛並種，實則稼軒詞更覺淋漓酣恣，奔放自由。和稼軒同時詞人劉過的「龍洲詞」，有許多「效稼軒體」。他說：「古豈無人，可以似若稼軒者誰？」辛劉的「豪氣詞」，真只可以說是「長短句之詩」。（張炎語）陸游放翁詞也屬於豪放一派，所以辛陸並稱。至和陸游並稱的詩人范成大，在當時也很有詞名。他的「石湖詞」剛剛傳播出去，就有一個羨慕「獲登龍門」的陳三聘徧和他的詞，至今「和石湖詞」還存。其實石湖詞除了可以考見作者「少年豪縱」，「老恐花枝覺」，個人的享樂生活以外，沒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這里只錄放翁詞一首：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劉克莊論放翁詞道：「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類。」

頗，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劉克莊論詞很佩服辛陸。他雖說辛陸好掉書袋總是一癖，他自己也正有這一毛病。他曾自題長短句說：「壓盡晚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原來後村長短句也是辛陸一派，而與姜夔一派是兩樣的。雖然姜辛彼此唱和，姜詞的最小一部分也像是受了辛詞一點兒影響。

姜夔，（一一五〇？——一二二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鄱陽人。他的父親（名彊）由進士出知漢陽縣。他自幼享受了文藝的教育，很能作詩，還精通音樂。他雖是一個布衣，却曾進「大樂議」於朝廷，又進自製「鬲宋饒歌鼓吹曲」十四首，詔付太常收掌。他還很與一些名公貴人接近。比如那位「大參相公」范成大，曾把自己的歌妓小紅贈給他，報酬他在石湖詠梅製了「暗香」「疏影」兩曲。他很得意的冒着雪夜回去，賦詩道：

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可見他的生活享受，實不立於一個尋常布衣之士。這裏錄他的「暗香」「疏影」二曲：

舊時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空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暗香仙呂宮」）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離角黃昏，無言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疏影」）

張炎說：「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詞源」）

「實則這種詞沒有若何新意，僅僅字面好看，調子好聽，而意思沾滯含糊的搬了幾個典故。但『白石道人歌曲』裏也有較好的詞：

長亭怨慢

予頗自喜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闕多不同。桓大司馬云：「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語予深愛之。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瀟回，暮帆零亂，何許？閱人多矣，難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算空看并刀，難翦離愁千縷。

淡黃柳 正平調近

寄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唯柳色夾道，依依

可憐，因度此曲，以紓客懷。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橋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朱彝尊論詞最推崇姜夔，以爲姜夔很能影響同時或後進的許多詞人，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皆具夔之一體」。餘如高觀國、黃昇等，我們也可以把他們列入姜派。宋人詞選現存曾慥「樂府雅詞」，周密「絕妙好詞」，黃昇「花菴詞選」，無名氏「草堂詩餘」幾種。黃昇選詞，所加評語，頗多精到之處。但他稱許方俟詠說：「雅言之詞，詞之聖者也。」就未免稱譽溢量了。在姜派許多詞人中，只有吳文英和張炎最有名，又最有影響於後來的作者。其次爲史達祖、高觀國，也可算是「格調不侔，句法絕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辭，自成一派，各名於世。」（張炎語）可是我們這裏只能叙

她與張詞家了。

吳文英，（？——一二六五？）字君特，號夢窗，本姓翁，四明人。他的詞在當時已享大名。宰相賈似道也要借重他的詞，所以他有一「壽秋壑」的詞不少。尹煥「夢窗藁序」說：「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在好用詠物的題材，或好用古典套語這兩點上，他是與周邦彥姜夔都相近的。不過周姜詞頗有詩趣，他的詞但覺堆砌好看而已。張炎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可說妙喻。總之夢窗詞「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見知，」是一短所。不過偶爾也有好懂的。例如唐多令：

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年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繫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

張炎也很稱許他這首詞「最爲疏快，不質實。」又張炎說：「詞之難於令曲，如詩

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無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真是自然而然。「夢窗這首唐多令的妙處，不待說，是在「自然」「疏快」了。

張炎，（一二四八——一三二〇？）字叔夏，號玉田生，晚號樂笑翁，居臨安。他是南渡名將張俊的五世孫。曾祖鑑，祖含，父樞，都有文名。「齊東野語」載「張約齋（鑑）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地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溯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向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一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

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藕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皆十易。所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可以想見張炎的曾祖是一個怎樣豪富奢侈而又風流的人物。直到他的父親還是蓄有歌妓，每作一詞，便用歌喉試唱，稍有不協，隨即改正。總之我們不要忘記他的「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他是一個世家公子。可是他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宋朝亡了，統治中原的換了蒙古人。不久，他自己也破產了。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說：「他」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烏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襲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才華如叔夏，而窮基于此者乎！」張炎在國破家亡之後一種悲歌慷慨的氣分，不難想見。然而他的詞並不能充分表現他的這種氣分。他有「山中白雲詞」，及「詞源」二卷。論詞主清空。他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

陶味。「他以為白石清空，夢窗質實，可是他自己的清空之作並不見得多。他曾因詠「春水」詠「孤雁」的詞得名，實則這兩首詞不算好。我以為他的「高陽臺西湖春感」一詞最佳：

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鶯
薇住，到落盡春已堪憐。更悽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當年燕子知何處，
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
淺醉閑眠。莫關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鴉。

這真是要叫嗚呼派的歷史家不勝興亡盛衰之感。兩宋詞人以太平宰相晏殊開始，以落魄公子張炎結局。而且宋代到了末年，詞也到了末運，正像唐代到了末年，詩也到了末運一樣。皮、陸一派的雜體詩遊戲詩出來了，唐詩的生氣完了。姜、吳一派的詠物詞古典詞出來了，宋詞的生氣也完了。

七 宋人平話

「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馮玉梅團圓」）這是。我們要說到宋人平話了。

如今我們所得見的宋人平話已不多，而且這些平話也許經過元明人改竄。稱爲宋人平話的，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標點「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四種，後一種爲短篇的話本。又有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明嘉靖洪楸所刻「清平山堂話本」一種，其中有好幾篇是可認爲宋人話本的。還有「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書中大概也有二三十篇當是宋人話本。倘若有人要問：現今存在的宋人話本究竟有多少？這一答案，誰也不能肯定。因爲這些話本向少爲人注意。錢遵王「也是園書目」中雖會記有宋人詞話十六種，直到錢謙益，他得到「京本通俗小說」四冊，三冊蓋有錢氏圖書

刊入他的一燈書東堂小品一冊，纔得流傳於世。繆氏跋文以爲「通體皆減筆小寫，固之令人失笑。」他不知道這是從變文以來民間文學的一種共同特色。他所以刊布的緣故，固然由於他的欣賞力，見到「所引詩詞，皆出宋人，雅韻欲流。」同時似乎因爲見於錢氏書目。他譏：「宋人平話即章回小說。夢梁錄云：說話有四家，以小說家爲最。此事盛行於南北，特藏書家不甚重之。坊賈又改頭換面，輕易名目，遂致傳本寥寥天壤。前此士禮希重刻宣和遺事，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爲天壤不易見之書。」好古成癖，願讀人間未見書，自然也是他刊布這部書的一個原因。總之我們今日談到宋人平話，還待佩服這位有多方面趣味，獲有多方面成就的淵博的學者。近二十年來，欣賞古俗文學的學者漸漸多了，搜集、整理、刊布、研究，都有其人，鄭振鐸先生算是其中最努力的一個。他從馮氏「三言」中考出許多篇數爲宋人話本，使人驚訝宋人話本竟有如是之多。自然，他的考證只是這一學問的初期工作，全部考證出來，還待繼起的人努力。現在，我製就「現存宋人話本篇

目表一，凡爲五表，約得宋人話本四十種。其中或有非宋人之作在內，此外也許還有宋人之作待參攷證，訂入。增訂工作，有待來日，此刻我們只得以此爲滿足了。

現存宋人話本篇目表

表一 「京本通俗小說」篇目表

篇

名 備

考

碾玉觀音

(第十卷)

環(君石)寶文堂書目：子雜「玉觀音」。警世通言：「崔待詔生死冤家」。題下註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江東老嫗(劉基孫)跋：「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斬王，秦州雄武軍劉爾府是劉錡。楊和王是楊沂中。」

宮銜均不錯。」

菩薩蠻

(第十一卷)

警世通言：「陳可常端陽仙化」。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一，中云：「菩薩蠻一開頭，便道，『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很像宋人的口氣。」

西山一窟鬼

(第十二卷)

警世通言：「一窟鬼懶道人除怪」。題下註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志張主管

(第十三卷)

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銀贈年少。」(尾州本)或「

鄭振鐸云：「志張主管中說及開封，便道，『如今

州開封府界。』明是宋人的語調。」

勘相公

(第十四卷)

警世通言：「勘相公飲恨半山亭。」

鄭振鐸云：「勘相公一話中有『後人論我宋元氣都為

南宋人的口吻。』

錯斬崔寧

(第十五卷)

錢遵王也是園書目：宋人詞話，「錯斬崔寧」。

醒世通言：「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題下註云，「宋

馮玉梅團圓

(第十六卷)

也是園書目：「馮玉梅團圓」。

警世通言：「范蠡兒雙鏡重圓」。

一、「京本通俗小說」七種二冊，江東蟬老刊入「煙畫東堂小品

中。二、江東老蟬原得舊鈔本京本通俗小說九種，認為「的是影元人

寫本」。其中二種未刊，以為「一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

附注

三、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一影宋京本通俗小說金瓶梅，葉德輝刊，題為「金陵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已未孟冬照宋本刊。一鄭振鐸疑葉氏翻刻醒世恆言中「金海陵縱淫亡身」一種，冒作京本通俗小說。一何謂京本？鄭振鐸以為一明代的坊賈最喜以京本二字為標榜的，當推福建建安一帶的書坊。一「京本通俗小說大有是閩刊的可能。」

表二 「清平山堂話本」篇目表

篇名	備考
一、柳耆卿詩酒玩江樓	寶文堂書目：「柳耆卿斷蘭芳菊」。古今小說：「乘名姬春風弔柳七」。繡谷春容：「柳耆卿翫江樓記」。
二、簡帖和尚	寶文堂書目：「簡帖和尚」。也是園書目：「簡帖和尚」。古今小說：「簡帖僧巧騙皇前妾」。

三、西湖三塔記

寶文堂書目：「西湖三塔記」。也是園書目：「西湖三塔記」。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四、合同文字記

寶文堂書目：「合同文字記」。拍案驚奇：「張員外義撫螟蛉子，包龍圖智賺合同記」。鄭振鐸中國文學論叢：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一。中云：「合同文字記有話說宋仁宗朝慶曆年間，去這東京汴梁城，離城三十里，有箇村，喚做老兒村。」云云，明是宋人口吻。

五、「風月瑞仙亭」

寶文堂書目：「風月瑞仙亭」。鄭振鐸云：「風月瑞仙亭與警世通言的「俞仲舉題詩遇上皇」入話裏的「司馬相如故事相同。三桂堂本通言別作一篇，名為「卓文君慧眼識相如」。

六、藍橋記

通體文言。寶文堂書目：「藍橋記」。鄭振鐸云：「藍橋記全襲唐人舊文。不過篇首加上了名為入話的「洛陽三月裏，回首渡襄川；忽遇神仙侶，翩翩入洞天；」四句五言詩。及篇末「正

七、快嘴李翠蓮記

是：「玉室丹書著姓，長生不老人家，」二語。按此可視為由唐人傳奇過渡到宋人平話之一例，當係宋人作品。

寶文堂書目：「快嘴李翠蓮」。馬隅卿清平山堂話本序目云：「李翠蓮乃民間傳說故事之最廣遠者。演變至今。秦腔劇中有一十萬金。」

十一、通常名為「李翠蓮」，早上吊。而小說西遊記第十一回，劉全進瓜，早採之為說部資料矣。此本所記李翠蓮為快嘴媳婦，別出西遊記中故事以外，是則考究民俗學者所更足珍貴者也。鄭振鐸云：「全篇皆以韻語唱說的為主體，其他散文的敘事與對話似皆為聯絡這些爽脆中聽的唱說為作用者，大約前身或是一篇唱本。」按此似可視為由俗講變文過渡到平話之一例，當係宋人作品。

八、洛陽三怪記

寶文堂書目：「洛陽三怪」。鄭振鐸云：「洛陽三怪記有『今時臨安府官府口花市，喚做壽安坊，便是這個故事』云云。明是宋人

按臨安府不稱京，似是元人口吻。不然，即出北宋人手。

九、鳳月雜記

寶文堂書目：「鳳月雜記」。此書在寶文堂底藏。

鄭振鐸云：「鳳月雜記」，一名鳳月，係明末文獻。

似平話。然其是明代之作。關頭明寫著「洪武元年春

十、張子房慕道記

寶文堂書目：「張子房慕道記」。此書係明末文獻，似

十一、陰隲積善

寶文堂書目：「陰隲積善」。此書係明末文獻，似

十二、陳巡檢梅嶺失妻記

寶文堂書目：「陳巡檢梅嶺失妻記」。此書係明末文獻，似

十三、五戒禪師之紅蓮記

寶文堂書目：「五戒禪師私紅蓮」。古今小說：「明悟禪師是五戒」。

十四、列頸鴛鴦會

寶文堂書目：「列頸鴛鴦會」。警世通言：「蔣淑真列氣鴛鴦會」。按篇中有一未知此女幾時為偶素願，因成病劇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後，少前所女始末之。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詞，一云云。以後每遇插入醋葫蘆小令之處，便云：「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可見說話人之外，尚有歌伴幫腔，再和插詞。話本中插入詩詞，大半為歌唱之用。

十五、楊温攔路虎傳

寶文堂書目：「楊温攔路虎傳」。鄭振鐸云：「楊温攔路虎傳」一語說令公之孫，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喚做楊三官人。」云云。明是宋人口吻。

附註
「濟寧山堂話本」十五種，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嘉靖洪梗刻本。原刻不知若干種，原著名稱亦不知其詳何，僅存此殘本三册十五種，原藏日本內閣文庫。

表三 「古今小說」(「喻世明言」)所存宋人話本

篇目表

篇	名備
<p>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三卷)</p>	<p>鄭振鐸中國文學論叢：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一文中云：「敍少年吳山因戀了韓氏女幾至病亡事。其風格大似宋人之作。文中並有『說遺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出城五里，地名新橋，」云云。明是宋人語氣。」</p>
<p>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第四卷)</p>	<p>鄭振鐸云：「敍少年阮三因戀上陳玉蘭小姐，得病而死；鄰小姐終身不嫁，撫子成名事。文字古樸而饒自然之趣。且直敍曰：『家在京、河南府、梧桐街、急演巷，』云云。當是宋人之作。」</p>
<p>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第十五卷)</p>	<p>鄭振鐸云：「敍郭威及史弘肇君臣二人，徵時乃為柴夫人及閣者所譏事。篇首以洪邁的一首龍笛詞引起，敍述殊為古拙有趣，且連用俗語，描狀人物，俱臻化境。當為宋人之作。」</p>

楊謙之客訪過俠僧
(第十九卷)

鄭振鐸云：「敍楊益授為貴州安莊知縣，途遇異僧，嫁他以一個婦人李氏，以治中蠱毒事。彼邊情世態，至為真切，有如目視；又寫李氏之功德而去，並不留戀；都非宋代以後文人學士的擬作所能有者。當為宋人之作無疑。」

陳從善梅嶺失潭家
(第二十卷)

寶文堂書目：「陳巡檢梅嶺失妻」。故事全脫胎於唐無名氏補江總白猿傳。開端便道：「賢：一話說大宋徽宗皇帝宣和三年上春間，皇榜招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明是宋人口吻。

楊忠溫燕山逢故人
(第二十四卷)

寶文堂書目：「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鄭振鐸云：「其風格極為渾厚可愛。敍及祖國的遠思，更盡纏綿悵惘之能事。當為南渡後故老之作無疑。」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第二十六卷)

寶文堂書目：「沈鳥兒畫眉記」。鄭振鐸云：「敍沈秀因喜愛畫眉，終死於他人之手，畫眉亦為所害，以後因此鳥而死者又有六人。其情節較之錯斬崔寧，尤為錯綜複雜。其文字殊為真樸可愛。其描狀也極純熟自然，與錯斬崔寧等風格很相同。當為宋人之作。」

張古老種瓜娶女
(第三十三卷)

寶文堂書目：「種瓜張老」。

僧巧騙皇親
(第三十四卷)

寶文堂書目：「僧騙皇親」。

宋四公大鬧蔡州
(第三十六卷)

鄭振鐸云：「敍宋時大盜宋四公等在京城犯了許多案件，而官府終莫可奈何事。觀其文字，風格，當為宋人之作。」

任孝子烈性為父
(第三十八卷)

鄭振鐸云：「敍任孝子娶妻梁氏，與周德通好，反誣其父，珪休了婚。並因之殺死了五命事。其文字，風格，皆似為宋人之作。」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三十九卷)

鄭振鐸云：「敍俠士汪革為程彪、程虎兄弟所陷，進退無路，不得不自殺以救全家事。這本風格頗為渾莽豪放。其敍程彪、程虎兄弟所陷，當行出色。當為宋人之作無疑。」

附

「古今小說」，茂苑野史編輯，天許齋藏版。共收話本四十種，分作四卷。日人鹽谷溫以為「茂苑野史」大抵是馮猶龍。左太冲對其賦有「佩長沙之茂苑」句，所以茂苑不特看作長洲的異稱。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鄭振鐸以為「所謂『古

註

今小說，當便是「三言」中之一的「喻世明言」。至日本內閣文庫所藏「衍慶堂」本「喻世明言」鄭氏稱為「別本」，以為「坊肆」了。原本「明言」的殘版二十一卷，擅自加印上「醒世恒言」中的二卷，「警世通言」中的一卷，而集成為二十四卷的。

表四 「警世通言」所存宋人話本篇目表

篇

名備

考

拗相公飲恨半山亭

(第四卷)

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

陳可常端陽仙化

(第七卷)

京本通俗小說：「菩薩蠻」。

崔待詔生死冤家

(第八卷)

原註：「宋本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寶文堂書目：「玉觀音」。
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

錢舍人願詩燕子樓

(第十卷)

元侯克中有一「關防盼春風燕子有雜劇」。
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明清二代的平話集」文中云：「一這篇文中有一『當周顯德之末，天水真人承運而興，』」
「揮而字宙摩訶，經營禮法。顧視而妖氛寢滅，指警，」
「云云。」
似當為宋人的口氣。

范猷兒雙鏡重圓
(第十二卷)

也是閱書日：「范猷兒雙鏡重圓」。

三現身包公圖窮
(第十三卷)

鄭振鐸云：「包公圖窮」。

一窟鬼嬾道人除怪
(第十四卷)

原註：「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京本通俗小說：「西山一窟鬼」。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第十六卷)

京本通俗小說：「志誠張主管」。

崔衙內白鶴招妖
(第十九卷)

原註：「古本作定山三怪，又名新羅白鶴。」
江東老：「未刊之京本通俗小說：「定山三怪」。

計押番金鰻產禍
(第二十卷)

原註：「舊名金鰻記」。
寶文堂書目：「金鰻記」。
鄭振鐸云：「叙計安因誤殺了一條金鰻，害得合家」。

錯一案。一話斬崔。一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兼，字無疑。果爾，則包龍圖日開斷人，夜間斷鬼之說，在宋代便已流傳於世的了。

宿香亭 游湖 鷺鷥 鶯鶯
(第二十九卷)

慘亡事。觀其風格，顯然為宋代的。公案傳奇「之一」。開端亦有一語說大宋徽宗朝，有一個官人，姓計，在光州府下做押衙。云云。」

寶文堂書目：「宿香亭記」。鄭振鐸云：「宿香亭記」係唐人題詩燕子樓」的格調，全同。至於開頭的「話說西洛有一才子姓張名浩，字五源」五字，實與「宿香亭記」全同。這一篇的時代，

按此篇可視為由傳奇入話本小說之一例，當係宋人作品。此篇的傳奇感，但似乎也不在元代以上。按此篇可視為由傳奇入話本小說之一例，當係宋人作品。

金明池吳清逢愛
(第三十卷)

明范「君有一金明池傳奇」。鄭鐸云：「敘吳清逢女鬼愛，終藉其力，得成另一人。且其風格亦近宋人。」

阜角林大王假形
(第三十六卷)

鄭振鐸云：「敘宋新會知縣趙再，因燒燬了阜角林大王廟，去官歸家時，被大王冒了形貌，先行歸去，家中見有二個趙知縣，分不出，告到當官，真的趙知縣卻被充軍遠去，後賴兒子母娘力，滅了假的趙知縣，合家團圓事。開頭有「卻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云云。風格也大似宋人之作。」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第二十七卷)

寶文堂書目：「山亭兒」。也是圖書目：「山亭兒」。(山原作小，誤。)

蔣淑真列頸鴛鴦會
(第二十八卷)

寶文堂書目：「列頸鴛鴦會」。津平山堂話本：「列頸鴛鴦會」。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二十九卷)

鄭振鐸云：「敘劉本道被壽星座下的鹿、龜、鶴三物所戲弄，後乃為壽星所度，隨之昇天事。敘述描寫鏡子、鏡子自然之致，毫無故意做作之態。且頭有「一定山三怪」一西山一鬼一諸作。且頭有「透大宋第三帝王，乃是真宗皇帝。景德四年，秋七月中。還國官人，水鄉為活，捕魚為生。」云。當是宋人所作無疑。」

附 注

一、「警世通言」四十卷，馮夢龍(猶龍)纂輯，有藏於日本之所謂尾州本，有傳鈔本。此外尚有桂堂王振華刻本，其目錄則載於日本一館藏書目中。
二、天啓甲子，豫章無礙居士「警世通言序」，略云：「隴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說甚富，有意矯正風化，故擇其真而理不贗，即事蹟而理未嘗不真者，授之賈人，凡若干種，其亦通德類情之助乎。」可證茂苑野史確為馮猶龍。

表五 一醒世恆言 一 所存宋人話本篇目表

篇	名	備	考
<p>小水灣妖狐詒書 (第六卷)</p>		<p>鄭振鐸云：「演說唐玄宗時，王臣因彈狐奪取天書，而為狐所捉弄事。其風格似為宋元人作品。」</p>	
<p>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第十三卷)</p>		<p>寶文堂書目：「勘靴記」。而與韓夫人通好。事。描狀之通真。文筆之調實自然。夫有非宋人不辨之概。文中有一道首詞調寄柳情。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似為宋以後人的語氣。然我門殊不能對於重視「故宋」二字，因為在恆言中的十五貫戲言。為禍一篇中亦有「却說故宋朝中有一少年舉子云云，則一故宋二字樣當是獨夢龍的改寫；否則何所解於題才寫著的宋本錯斬崖草一行字呢？篇末有「才神通」好一場熱鬧，原係京師老郎傳流，至今編入野史之語。一老郎傳流云云，亦大可注意，所謂「京師老郎」，在話本中的地位或不亞於書會先生。</p>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第十四卷)

鄭振鐸云：一絃女郎周勝仙與范二郎相戀而不得相會，後乃乘隙逃去，訪尋范二郎，尚疑其為鬼，以酒器擊死了她，最後獲盜墓賊，其冤始雪事。這篇寫東京景色，男女調情話，至為真切，至為古拙，絕類宋人之作，大有許多話是後來人絕不出的。文中且有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有座酒樓，喚做樊樓。都是宋代的。其他地名如桑家瓦裏等等，也都是宋代的。按此篇來源疑為一夷堅志三十一鄧州南市女。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七卷)

鄭振鐸云：一絃漢末張孝基承繼得岳家巨產，却不忘其成為破家子弟，流落在外的妻舅，終於讓產於他，使成一個好人。於此又得一提。其風格似為宋元人作。說云：「老郎於此又得一提。其風格似為宋元人作。」

隋煬帝逸遊召譚
(第二十四卷)

鄭振鐸云：一其內容大概係襲取之於宋人的隋煬帝一海山記：「其內容大概係襲取之於宋人的隋煬帝一取他們。不過過開端加上四句詩，及連文字體的開端而已。其體裁全類一通言中的錢舍人體的開端。而樓及其體裁全類一通言中的錢舍人體的開端。子本及頗相信其是張浩遇鴛鴦，其時代或當在宋話之間。大約這些別體的話本，也都是講話人的元之底本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第三十一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第三十卷)

按此亦可視為由傳奇小說過渡到平話小說之一例，或係宋人作品。雖鈔傳奇原之，而結構頗見意匠。

寶文堂書目：「紅白蜘蛛記」。鄭振鐸云：「敍鄭信之功成名事。風格大似宋人的作品。且開端直說『話說東京汴梁城開封府』云云，也大似宋人的口吻。」

按此篇敍鄭節使「發跡變泰」，此四字在篇中再三提到。

原註：「宋本作錯斬崔寧」。也是園書目：「錯斬崔寧」。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

一、一醒世恆言四十卷，馮夢龍纂輯，天啓丁卯刊本，又藝林

二、天啓丁卯中，隴西可一居士，醒世恆言序略云：「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尙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觸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以明言，通俗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恒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取其義一也。此述一三言之界說，及其刊布之先後，並及其在著述中之地位。雜中存有幾十種話本篇目，今擇其可資明晁璠寶文堂書目子雜中存有幾十種話本篇目，今擇其可資考證者錄入以上各表。」所記單篇的宋人詞話十二種：「燈花

三、清

四、注

一
 一，「波濤」，「風吹」，「馮玉梅」，「種瓜」
 一，「錯斬」，「一」，「紫羅」，「山亭」
 一，「李」，「五」，「雨」，「女」，「西湖」，「塔」，「小」
 一，「有」，「見」，「上」，「列」，「表」，「中」，「此」，「外」，「有」，「一」，「宣」，「和」，「道」，「事」，「四」，「卷」
 一，「種」，「初」，「小」，「說」，「四」，「卷」，「一」，「奇」，「聞」，「類」，「記」，「四」，「卷」，「一」，「湖」，「海」，「奇」，「聞」，「十」，「卷」
 ，「移」，「三」，「書」，「已」，「伏」。

所謂宋人話本，大都出自當時說話人之手。據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南
 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四書所載之說
 話人各有專家，所分家數略有異同。今將兩宋說話人的家數列表如次：

兩宋說話人家數表

南	北
都城紀勝	東京夢華錄
小 銀字兒說 講公案兒 說鐵騎兒	小 說
講史書	講史 說三分 賣五代史
說經	說經
說雜劇	說雜劇
合生	合生

宋		夢 梁 鏞	小說（名銀 字兒，如 怪粉、靈 公案、傳 刀桿棒、 發跡變泰 之事。	講史書（謂 講說通鑑 漢唐歷代 書史文傳 與廢爭戰 之事。）	談經（謂演 說佛書） 說參請一謂 賓主參禪 悟道等事 說。諱經	說 話	合 笙
武林舊事	小 說	演 史	說 經	說 話	合 笙		

表內所列各家，以小說、講史兩家為重要，元明以來的白話小說都是繼續這兩家發展起來的，不過講史也通稱小說了。倘若我們再要尋根問柢，那末，在宋人之前，小說講史早已萌芽了的。元稹「寄白樂天代書一百韻」有句道：「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斜。」自註：「樂天母與余同遊，常題名於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實至已。」據「異聞錄」，一枝花係長安名妓李娃的別名。白行簡有「李娃傳」。可證作「李娃傳」的說李娃故事的是同時人了。同時我們知道顧復本是小說史上說

書的第一人。又如李商隱「驕兒詩」句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乎那個時候就有說三分的了。又段成式「西陽雜俎」裏說：「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似乎兩宋人所謂說話人或舌辯，在唐朝就早已有之了。最可注意的是唐王建「觀蠻妓」一詩：

欲說昭君歛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誰家年少春風裏，拋與金錢唱好多。

這首詩說有一個蠻族女子以說唱昭君故事爲生涯。又「全唐詩」載有一個世系爵里都無甚可考的詩人師吉老，他有「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

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濱。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歎九秋文。翠眉
嚬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

這首詩說他看見一個蜀中女子說唱昭君故事。所謂「變」，這是和四十年前供職印度教育部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M. A. Stein) 法國伯希和教授，(Professor Paul Pelliot) 先後在甘肅敦煌石室所發見的唐朝五代乃至北宋人寫本如「日連變」，「大日變」

「還冥間救母變文」、「舜子變」、「舜子至孝變文」，以及「八相變文」、「降魔變」、「地獄變文」、「漢將王陵變」、「張淮深變文」等一樣的文體，即散文雜著韻文，有說有唱的一種文體。所謂「轉」，當然是六朝以來和尚講誦佛經而稱爲「轉讀」，或「唱導」的意思。可證這種民間俗唱原由梵唄俗講蛻變而來。「通鑑」唐紀、敬宗紀：寶曆二年六月己卯，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一段安節「樂府雜錄」文子條云：「長慶中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太平廣記」（卷二百四）文宗條引盧氏雜說，則謂文子一曲乃文宗所製。大約文和尙爲中晚唐間一位俗講大師。據上文所引王建和師吉老的詩，「昭君變」製作時代或許和「文淑子」同時。劉復「敦煌掇瑣」內有擬題爲「昭君出塞」的一種，原題不知叫做什麼。這是散韻夾雜的一種文體，頗多殘缺訛誤。今引其中描寫昭君的死一段於此：

從昨夜已來，明妃漸困，應爲異物，多不成人。單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

骨之方，子之末術。……怖（憐）至三更，大命方盡，單于脫却天子之服，

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曉（曉）夜不喪側，部落豈敢東西。日夜哀

吟，無由整撥（輟），慟悲切調。乃哭明妃處，若爲陳說；

昭軍（君）昨夜子時亡，突厥今朝發使忙。

三邊走馬傳胡命，萬里非（飛）書奏漢王。

單于是日親臨哭，莫捨須臾守看喪。

解劍脫除天子服，披頭還著庶人裳。……

寒風入帳聲猶苦，曉日臨行哭未殃（央）。

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獨寢覺天長。

何期遠遠難京兆，不憶（意）冥冥臥朔方。

早知死者埋沙裏，悔不教君還帝鄉。

這完全是一種變文的體裁。我想這就是所謂「昭君變」罷。（參閱拙作「昭君變考

「見二十一二二年間『申報自由談』」這種歷史或傳說性質的變文的發生，當然是由摹倣演唱佛經的一種文體而來的。北平京師圖書館藏有「佛本行集經俗文」，「入相成道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又「敦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種，其中一文殊門天「一種，想是「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之一部分。又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巴黎國立圖書館，都收得有「維摩詰所說經俗文」殘卷，胡適之的「海外讀書雜記」稱爲「維摩詰經唱文」。他說：「這些殘本的唱文，便是用通俗的韻文夾著散文的敘述，把維摩詰的故事逐段演唱出來。……依原文一百字演成三四千字的比例，全部唱文至少有二三百萬字。這要算世界上最偉大的記事詩（Epic）了」。我想這種依次演說一種佛書的俗文或唱文，就是唐人所謂俗講，宋人所謂說經。至於像「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那樣抽說佛書某件有趣的故事，加以枝葉敷衍，或者就是宋人所謂說經，如今的所謂寶卷。還有我們從「敦煌掇瑣」，「敦煌零拾」，「沙州文庫」等，所見唐朝五代的俗文學，白話散文的小說或講史，如「唐太宗入冥記」，

「秋胡小說」，以及關於伍子胥和季布的故事唱本，我們要承認這是屬於宋人小說講史的一類，那也是當然的了。再，宋人所謂合生，也是起於唐代，而且來自外夷。「新唐書、武平一傳」載：「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於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同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於御座之前，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踏舞，名曰合生。……」原來在唐中宗時候，合生已是很盛行的。合生的歌詠踏舞已近戲曲，可以想像得之了。

總之，依我們的考察，宋人所謂說話，在唐代早已有了萌芽，到北宋纔大盛。郎瑛「七修類藁」說：「小說起於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按所謂得勝頭廻係說話開場，先敘他事，槩括全文大意，爲小說開篇公式。如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以魏進士故事爲引子。開端云，「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廻。」）

又說：「閭閻洵真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高承「事物紀原」云：「仁宗朝，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倘若這些話可靠，那就北宋仁宗時候，民衆藝術如小說彈詞影戲之類，都已紛紛起來了。尤以小說一科爲最盛，已經能夠引起皇帝的注意。一向埋沒在民間的說話人，居然有機會跑到宮庭裏面奏技，可見當時不僅晏殊柳永那類酣沉酒色歌舞太平的曲子，能夠大出風頭了。從仁宗到徽宗初政是北宋所謂極盛時代，也就是北宋文化絢爛時代，一方有許多詞人的曲子反映那時支配階級的享樂生活，一方從「東京夢華錄」等書所記汴京流行的各種技藝，還可以考見那時汴京一般民衆的娛樂狀況。「東京夢華錄」的著者還說：「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徽宗崇寧二年）到京師。……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不難想見那時汴京的太平景象。南渡以還，高宗已與金國議和，苟安一時，元氣稍復，又號小元祐。綠天館

主人「古今小說」道：「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口口書流。其文必通俗，其作
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
，當意，則以金錢口酬。於是內璫盡廣求先代奇蹟，及閩里新聞，倩人敷衍進御，
以怡天顏。」又姑蘇笑話主人「古今奇觀序」說：「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
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冊，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可證宋代小
說的發展，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都有提倡的功績。高宗孝宗的苟安政策原是一致
的。我在論南宋詞人時，已經說過當時君臣的歌舞太平了。據「武林舊事」諸書所
載，當時臨安的太平景象并不減於汴京。但看其中所載諸色伎藝人和社會諸條，已
知當時民衆藝術何等發達。如雜劇則有綠緋社，小說則有雄辯社，還有所謂書會，
他們居然有了職業組合似的團體了。

如今稱為宋人平話的「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以及其他話本，就確
是說，固然出於南宋說話人之手，他如「五代史平話」、「三藏取經詩話」，也像

出於南宋人。「京本通俗小說」等話本爲短篇平話小說之祖。「五代史平話」或者就是那時說五代遺下的底本。屬於講史一類，爲歷史演義之祖。「三藏取經詩話」當時應該屬於靈怪一類的小說，而不屬於說經，這是神魔小說之祖。而且全編分爲第一到十七等節目，已經略具後來章回小說的雛形了。這些小說它夾雜許多詞話，或作爲詞話；就它夾雜許多詩而說，是稱詩話。在白話散文中夾雜一些詩詞，是稱詩餘。這些詩詞詞話入書裏，或者單行，好像都是沿襲唐初五代古文或俗講的遺風而來的。還有像唐人寫傳奇體的小說，已不甚發達，舉其最著的，有樂史的「雜異傳」，「楊太真外傳」，「秦良」譚「」，「趙飛燕外傳」，以及無名氏「梅苑傳」，「李師師外傳」等。還有類爲韻語古撰的「隋遺錄」，以及「唐人說舊」題爲韓愈撰的「海山記」，「開河記」，「述懷記」，也都是北宋人所作。「魯迅輯有『唐宋傳奇集』」至於有說有唱而以唱爲中心的諸宮調，上承變文，下開戲曲，這在我們說金元戲曲的時候必得首先觸及的課題，這裏不用說了。

宋代文學算是講完。末了還得略略提及的，就是宋人的文學批評。自歐陽修撰「六一詩話」，司馬光撰「續詩話」，此後作者紛起，（「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凡三十家，附存目十家。又著錄宋人文話五家，附存目一家。）實則能夠自成一言之言，而給後來詩人以若何影響的，只有嚴羽「滄浪詩話」。嚴氏以禪喻詩，在一味妙悟，頗有獨到之見。他於近代諸公「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末流甚至「以罵詈爲詩」，視爲詩之一厄。詩話末，附與吳景仙書，自稱「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劖子手。」可證他的詩論大都爲江西派而發。他如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等，採擷既多，精華不少。尤其是胡魏兩家之書可算爲宋人詩話大觀。「詩人玉屑」幾乎成爲元明以來詩歌作法教科書。至於詞話 王灼「碧雞漫志」，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四庫存目」題樂府指迷）也都可供參考。總之，宋代文學，詩古文都算可以趕得上唐代 詩文評似較唐代更有進展，宋人好議論，這也是其中的一端了。

中國文學史叢編

宋代文學史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渝）

（定價元）

著者：陳子展

發行者：姚蓬子

發行所：作家書屋

重慶：國民路特一號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大東書局代辦

翻不	所版
印准	★有權

中國文學叢編

陳子展著

本書為陳子展教授積十年心力，從無數文學史著述中，經研究整理而完成的最權威著作。上自上古，下至明清，四千年中國文學發展，無不備載。其過程，靡不詳為敘述與分析，並從文學或社會學見地加以評論。至書中引證之富，資料之多，實為讀者增加無限讀書興趣。全書百萬言，分十冊。在目前學術空氣空前低落之時，本書之出版，實為學術界立一中流砥柱，幸讀書界諸先生注意。

唐代文學史
宋代文學史
明代文學史
元代文學史

定價 180
已出版
印刷中

其後各冊陸續出版

歡迎學界探採為參攷讀本。
大及錄歸，另優待。

編號 1754

封面：陳 毅